

光緒辛丑鵠

宰惠紀略

肇陵堂藏本

宰惠紀略序

世有讀書尙論自負循良聞者亦翕然同聲望以冀黃之事業及得所假手而前後頓殊大爲世所詬病者良以能坐言不能起行聞其語不若見其政之爲足據也若惠民宰純齋柳公則真能言而亦能行者矣余與公之實政則不惟聞之抑且見之矣先是十有七年辛卯余蒙保以知州來東卽聞同鄉稱公不去口嗣亦偶一見猶未深識也越癸巳前觀察葉雨存督修黃河隄工設局於齊河縣之辛惠紀略序

肇陵堂

南壇余與今濟南太守徐公友梅司書記而公司度支余三人者居同室食同席風晦雨瀟昕夕相對久之情投意洽遂爲忘形交公賦性直爽每公暇談國計民生娓娓不倦聞貪污吏行則鄙夷不齒於人類余長達之謂異日出膺民社必能以經術飾吏治如古循良之所爲未幾而攝定陶矣未幾而授惠民矣不三四年循聲卓著上達舉國若狂無知愚民多所煽惑余奉中丞檄赴武定督辦

惠爲附郭邑寓居衛齋借商機謀時上意主勦公不欲量
量者氓驟加誅戮留兵守郡將往勸諭幕友咸止公卽余
亦謂不可輕嘗試否則請驍勇隨之公毅然不顧曰吾平
日以誠待民必無虞竟單騎入匪巢曉以大義恤以利害
要其壇收其旗幟器械遂各解散縣境數百村十餘日歷
幾徧雖舌焦脣敝困頓不堪而化逆爲順他屬皆遁兵却
獨惠民得免者皆公再造之恩也公之政已略見一斑矣
然猶未得盡其要也公瀕行出一冊相授余啟視宰惠所
宰惠紀序 二 等課堂 紀也讀至清河捨險祈雨靈應一事爽然曰公之誠且可
感神而况於人乎宜其以文易書生而敢入匪巢也與民
相信者深也及至忍氣禁刑一則則又慨然曰此仁人之
用心凡我牧令皆當銘之座右矣夫誠以存心而仁以濟
之亦何所施而不可公之政盡之矣觀止矣其他所載特
緒餘焉耳嗟嗟回憶河工傾談猶昨日事而已能見諸施
行如此中庸曰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公之
謂與公歸敬以相還屬牙言於首余許諾時以戎馬倥偬

奔馳未遑自是而承乏濟陽又攝篆鉅野悠悠忽忽以至
於今屈指且五六年矣今書成太守徐公序之且云瀛舫
必能道其實豈不以余與公之行政不惟聞之且見之哉
且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余自維稍有設施無非本公之
宰惠以爲法兢兢業業幸無貽悞越差步趨所在敢忘自
來前言未踐撫躬慚愧矣特以案牘勞形久不親文翰寧
縱搢拂成篇究恐不能道公之實於萬一太守徐公見之
能毋笑余之拙耶公年過周甲政績愈勤厯錄亦愈深其
宰惠紀序 三 等課堂 治東平德平之所紀當必有更進於是者邁邁數百里恨
無由一讀之

光緒三十年甲辰三月瀛池張星源瀛舫甫補撰於古乘
氏之衙齋

宰惠紀畧目錄

卷一

葉安班和息等費示

大堂楹聯并跋

勸民息訟三歌

大風雨書

書清河鎮搶險後二則

清河鎮搶險祝文附內

候番公所

大風雨書

卷二

忍氣禁刑說附楹聯

重修衙署

籌資興修城費

栽護城柳

重修許忠節公祠碑陰記附楹聯

整頓捕務

卷三

王烈文事

整頓稅契

郡城布市

向義義學

繩武義學

振德義學

扶正義學

重修演武廳

訓蒙義學

平爭義學

獨清室說

王判鎮義集

書詢芻追筆後四則

附李鳳閣詢芻追筆

卷四

窩鋪改調夫局

城隍廟祈雨

附詩文賦各一

附李鳳雨書祈雨文後

謝降文附楹聯

創修趙亭碑記

附李鳳雨書覆趙亭後

重修泰山等廟

重修監獄

修四廟營道

補正憲民縣志序

徒駛河沙河各工

卷五

籌索橋真武廟祈雨

謝降文

重修申家橋碑記

創立郭家莊等義學章程

恤前縣余茭麻後人

西惠民溝碑記

宰惠紀畧

目錄

重修紅樓記

添製文廟祭器記

重修白家橋碑記

義和拳本末

義和拳問答

附海濱逸士書後

宅惠紀略題辭

光緒乙酉沈子衡明府重修惠民縣志延教授李南渠夫子爲總纂鳳岡亦蒞所採訪維時館於郡城時與南渠師晤丙戌夏師語鳳岡曰書成汝宣校對嗣沈明府以升任去此事遂廢迨志書已行被勘首列鳳岡名其間錯訛雜出閱者咸相咎因粗閱一過摘錄錯誤百餘條呈於南渠師師引咎曰當及余身親爲改正每晤面未嘗不以爲言也志未遠而卒於官歲內申邑宰柳公純齋任斯邑鳳岡謁見談及縣志事公銳意自任猥以河工災賑應接不暇匆匆者二載己亥秋鳳岡解館歸省公留之署中共訂錯誤併採前志遺漏及十二年以後事未竣業者至惠紀略

卷一

筆諭堂

宅惠紀略

卷一

筆諭堂

辭審之於已施之於人行之於今傳之於後仁人之用心如是無足矣公宰惠五年惟日不足凡河防城隍賓興義學諸大端岡不悉心籌畫次第舉行紀略五卷附諸志乘使當時覽者知其行事如見其用心並使後世覽者知其用心思仿其行事則造福於我惠邑者豈不大哉或曰自序云閱某志凡例本任官政事概不列入茲何以附後曰此史家之體例也司馬遷采百家言成史記而附以太史公自序一篇孟堅踵之而爲敘傳公之紀略附入志乘別爲一書又何嫌焉光緒二十六年歲次上章因敷余月治晚李鳳岡謹撰於布齋講舍

俟冬杪足成公因於商討之暇將四年來見之行事者爲宰惠紀略五卷附諸志乘之末而弁序於首并以命鳳岡曰惟汝知我可復綴以序鳳岡不敢辭序曰士君子讀書稽古得所藉手以臨其民爲賢良爲循吏所至人樂所去人思豈有他哉亦曰興利除害而已興利除害亦曰仁而已孔子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爲仁之方孟子謂以羊易牛是乃仁術仁行而方見焉仁窮而術出焉蘊之爲心措之爲政敷之爲教題前賢所已行而不爲固陋變舊法所已定而不涉更張勇於冒險而非愚誠可感神而非偶尋彼子此而不必自我責其利有開必先而不必自我收其功苟屬徒勞雖中道而可輒苟著成效卽任怨而何

自漢魏迄以政績著於班史後世言政者多稱勃海所治地當今直隸天津及山東武定諸郡縣余家故天津宜山左治河下游長隄以北卽武定府境往來其間者最久蓋嘗北涉滹沱南望馬谷察其民風物土數百里之內苦樂頗殊慨然想樹榆畦圭之遺不可盡覩雖時移勢易量不以人哉武定旣瀕大河數被沈災凋敝尤甚惠民爲附郭首邑斥鹵之壤波及之餘田里愁苦歎息饑待振溺待援惟賢有司是賴余友扶溝柳君以名進士知縣事宰惠民者五年上下之交孚官民之譽治政成廢舉始量移去余與交十載稱莫逆稔知君賢能嗣事河工又習聞其政聲憶往歲過君署齋歡然道故且爲余具述所以飾更

宰惠紀略

卷一

三 筆諫堂

治者皆秩秩有條理今雖移去惠之土民當有刻石頌德列狀紀功如賈雒州陸浚儀故事抑或追慕詠歎形諸歌謡河清十奇錢塘一葉安見古今人不相及耶雖然世固有弋美譽昌上考張皇治具以塗飾觀聽爲能者至問其平日所興除利害事固了不異人無足稱道豈非以虛名可襲而實際難誣乎今君旣纂志乘補遺乃紀其宰惠之實政錄以付梓自序其厓略郵寄示余且曰達官大人之序不必有子與瀛舫之序則不可瀛舫亦我輩友時宰濟陽幹濟時艱爲大府所器重余方以僭越領郡符自愧不習吏事未克於君之政績有所發明度瀛舫必能暢論之姑以俟焉抑吾聞之禮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治又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君之治民已有成效著明如此而斤斤焉責言於瀛舫與余是朋友之義所當盡者余不得而辭也聞君移治東平未及三月戢萑苻懲奸蠹奪赤子於虎口中已卓然克自表見吾知他日有繼是書而成編者當不惜自掩其前嫌以信今而傳後是又俟諸良史氏之採錄而非余言之敢私矣姑就是書之成跡余所以知君者若此庶見君平日信乎朋友者有道哉有道哉光緒辛丑端陽日如弟天津徐世光拜序

宰惠紀略

卷一

四 筆諫堂

余於戊子秋游學京師越二歲庚寅禮部制舉文出第五名清剛篤上則河南柳公純齋作旭安此時知其爲文而未知其爲人也又數載公受撫軍李公知除惠民令余於惠民故多姻戚計偕來都者咸嘖嘖頌公賢今年春公移牧東平余館於東平三年矣四易主人無咎無譽旣相見知與家君癸酉同讀直面好學而容物殷略形迹引爲小友旭安此時知其爲人猶未知其爲官也甫次旬頃聲四起有叔度何慕之嗟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教未及施而得民如此豈偶然哉語曰官之好醜去日方知微公之吏治於東平不若求之惠民適刺史邵君介肩奉府檄至州於其座得公宰惠紀略一書攬歸讀宰惠紀略 卷一 五 筆諫室
之其爲文爲人爲官乃盡得之矣古今政治之書汗牛充棟然皆託之空言而不能見諸行事卽行矣或談國或病民威少保自敘其書曰事實則不美觀美觀則不事實紀略者記事也非記言也事實也非美觀也公中州宿士偃蹇名場者三十年登第時蓋將五旬他人處此亦鯁鯁焉爲子孫計市田宅謀遷擢而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利病又安問乎公治惠民五年政平訟理行一事必酌其通出一令必求其是正田里謹征權振災荒興養也補志乘增禮器設鄉校立教也嚴苞苴清訟獄勸官方也擊強宗戮大猾申國法也至防河勦匪二事則禦大災捍大患開繁民生國計者

也漢京循吏半出儒林史稱倪寬董仲舒以經術潤飾吏事公善學優則仕倪董之亞歟雖然旭安更有屬望於公者公扶濟人也居近洛北宋之世洛學爲天下冠大程子解褐令扶溝其教思所被後世必有興者我一朝睢州湯文正儀封張濟恪崛起七百年後揭其流風餘韻歸然理學名臣公去兩先生遠而讀書窮理動與之合宰一邑一邑治他日宰天下天下必治黃霸爲相聲名滅於治郡豈所論於公哉則是書第河之崑崙而龍門馬頰皆支派矣公之經濟學問亦孰得窺其尾閭乎古人文有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公之教育教也我之教言教也故教之三年而不如數日者聽公弦歌吾將學道矣

宰惠紀略 卷二 六 筆諫室

光緒辛丑三月旣望年愚姪聊城傅旭安識於龍山講舍

宰惠紀略序

余幸惠民五年於茲矣凡有裨於地方者但使力之所能爲無不勉爲之此事未竟彼事又續草草勞人終歲幾無暇晷如黃河窩鋪改爲調夫局挑徒駁河淤塞籌修城費栽護城柳以及舉行賓興整頓義學諸大端皆已略著成效其他或籌畫已具而未卽奉行或已奉行而未能盡善除災賑別有日記外凡舉大事無不記之以備遺忘焉歲己亥延邑孝廉李荔村補正志乘并採前志遺漏及十二年以後事爲一冊曰惠民縣志補遺初欲將五年來見之行事者擇要敍入嗣閱其志凡例有本任官政事概不列入之語恐涉鋪張未核實也甚爲有理因於補

宰惠紀略

卷一

七 筆談堂

遺外別爲宰惠紀略以年冠首以事附之合爲五卷附入志乘可也不附入志乘亦可總使閱者見余之行事卽如見余之用心而所行或有得而無失或有失而無得或得失參半或得不償失一聽人之高下其議論而余於赴鄉時明查暗訪反覆內證或亦自鏡之一過歟至於備後人採擇余尙不敢自信而敢

期共信哉茲以量移將去謀付諸梓用序顛末云爾時光緒二

十六年臘月扶溝柳堂自序

古人著書各有體例或年經事蹟或義聚類從紀略者紀

事之大略非如漢紀晉略斷代爲書成一家言也况五年

中公私奔走案牘蠅集或事後追書文成旋棄得之與中

錄之河止其日月漫不記憶授草寫官繆謬百出方欲斟

酌體例重加正訂而移牧東平遂攜之來晤主講李廉傳

曉薦李廉尊人與余同譜註屬通家時時過從談時事論

文藝嘗以是書質之并詢其條例李廉曰公之書紀實也

非紀文也草創足矣更加討論修飾潤色斤斤爭勝於文

字此操觚家所爲豈牧民者之能事乎則命名之義失矣

且考之經傳本無體例春秋體例由公穀而彰馬遷體例

宰惠紀略

卷一

八 筆談堂

至史通始著文選標題亦慎矣後代古文大家猶謂昭明

不學強分義類公據事直書仿古人筆記漫錄之體奚爲不可余疑其言遂屬其門下士十餘人分校寫定而是書

之成蓋有前緣云柳堂識

宰惠紀略卷一

余於丙申年五月十三日履惠民任竊思牧民者爲民除害也爲民興利也耶律文正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大除害必自近始恐門丁苦差勤索安班鋪堂和息等費遂出示嚴禁云照得本縣籍隸扶臺世居鄉鎮大凡衙門之積弊閭閻之疾苦無不洞悉且豫省與東省民連害役弄權玩法赫詐鄉愚亦多類似每見蚩蚩者氓因事投訴而滿腹冤抑代書不飽慾不作呈詞承行不飽慾不爲轉票原差不飽慾不爲下鄉及至兩造已齊而中證未至其橫魯者則克私押班房私閑飯店必使其精血耗盡而始爲之稟到更有一般架訟之人從中撥唆應結不結宰惠紀略

卷一
九 筆諫堂

使逐年累月纏訟不息其實兩造之夙憤已平欲求不訟而不得而書役訟棍遂又借此旁生說計代遞息呈必需厚給訟費

大眾分肥方能無事囉小民之脂膏幾何焉能供若輩之吮吸乎言念及此殊堪痛恨本縣蒞任之始力除積習除將門丁嚴有令簿隨時稽查到限務要送審以候訊斷倘逾限不送抑或加約束并隨時密查外特先牌示與爾等約法爲此仰書役人等知悉凡有詞訟差票量道路之遠近定票傳之速遲署內立勒索錢文概行裁汰嗣後如有書役假門丁名向鄉民需索錢文者準其來宅門呼冤本縣自有處治倘爾鄉民見好書役私

相餽送一經查出亦當予受同科言出法隨慎勿輕試余中州陳郡扶溝縣人也去里居之西偏不數里有惠民河焉今承乏斯邑天然符合使名實不符貲次良多矣且知縣者知一縣者也試自問果能知否耶爰製聯語懸之堂楹觸目警心焉家惠民官復惠民須在在顧名思義務使惠民民受惠職知縣俸亦知縣非時時訓俗型方難云知縣縣周知

惠俗男耕女織樸素無華土敦品行不預公事入庠後有習刀

筆者咸相與不齒未嘗不歎居近聖人風氣近古矣惟民情好訟每逢三八告期呈詞多至六七十張少亦四五十張不必果有冤抑卽田產細故口角爭執纏訟不休及一準傳則又求恩

宰惠紀略

卷一
十 筆諫堂

固知皆架訟者爲之然亦風氣使然在上者化導之無術耳夫

民卽甚愚未有甘受誣累者也而當其氣之所使往往雖傾家敗產而不顧亦謂有父母官一訟便可得直及往返數次而理不能自悔矣理不能白而費又不貲尤悔矣使當日有曉事親友預告以此情未必不反而自思甘心相讓無如架訟者方誇告以青天在上訟亦不如不訟之爲得而貪汚更可知列印數千章發給塾師莊長使詳爲告誥有能習誦上口者童蒙賞以獎賜紙村農則賞以折扇手巾等物以鼓勵之似此則人人

知訟之害不訟之利或亦轉移風氣之一助歎歌曰一勸吾民
要息訟訟師與爾罵是詞教口供不過食爾酒肉將爾銀錢弄
厭了官司百般索賄一有不遂架人將爾控輸了官司說你不
會說話丟財惹氣落个不中用訟師之言千萬不可聽一勸吾
民要息訟二勸吾民要息訟自古常言閻王話好說小鬼事難
共一有官司三班大房那箇不想將爾錢來弄無論原告被告
票上有爾名須把酒錢送不然帶爾進城用人看管使爾不得
動過堂與爾墊墊話板子將爾打得重又况一日官司十日不
了親戚朋友那箇來看不把酒飯用又花錢又受症細思何如
不打官司不受衙役氣是非自有公論定二勸吾民要息
宰惠紀略

卷一

士 筆諫堂

訟三勸吾民要息訟母謂官清官斷十條路九條難預定有理
官司尚且輸無理如何能微倅一切錢債細故口角爭競讓人
一著個个將爾德來煩應勝你告狀輸了官司冤上加冤再告
何處能取勝贏了官司結下訟仇幾時反手定將爾來控子子
孫孫不乾淨三勸吾民要息訟

五月二十二日大風雨雹和平等約所過秋禾皆不行人不及
避號呼之聲聞於道自于林至王判鎮木壘折屋瓦多擊碎鳥
齒死無算黃河南岸船系過北岸落趙家坊民婦屋上屋傾倒
民婦出視未受害時河防營管帶杜君榮福河工提調李太守
廣霖以驗收稻料車馬人均吹入河內幸水僅過膝分用馬輶

車藝等物蒙頭得無虞此誠數十年未有之奇事而夥人聽聞
者矣維時麥已登場豆禾甫出土可翻種高梁折者復從根發
生以故不爲災民亦無報災者余以事屬空聞意在通稟幕友
格於例難之強之行時已喧傳到省稟稍遲又淡漠著筆中丞
李公閱稟震怒謂屢量報輕將不免密悉武定府尚濟南府劉
候補知縣陳璣數來查始得白有札仍照原稟王判鎮等七莊
歸入秋災較輕以示體恤實則此七莊豆禾亦登惟高梁減收
耳由今思之非一已確有定見其不至列入彈章者幾希蓋一
行作吏幕客多人成例所在往往拘守夫成例而果可拘也請
勘前事抑成例而不可拘也則司牧者當知所鑒矣

宰惠紀略

卷一

士 筆諫堂

余接篆任事後檢押犯簿在押者十餘人間所在六班該管總
役均稱除賊犯押捕班外其餘向無定所每遇詞訟案內應行
管押之人卽交值日總役看管云云查該總役等均僱民房散
居署外大班押寓至有九處之多私押賄縱在在堪虞卽使親
往稽查而指鹿爲馬呼李爲張何以知之欲除此弊數月以來
刻刻在心詢悉有育嬰堂者前縣湊故合之捐建也以無欵舉
辦年久廢弛嘗差寄居久假不歸而孤貧中之狡者時出而訟
爭之余親詣查勘在署之西南隅相距尚不甚遠院落亦稱謹
嚴雖房屋殘破略加修葺即可完整遂驅逐嘗差於十月十二
日興工計十日而工竣改育嬰堂爲候審公所題額於門需錢

自二十緝在地方善舉惠銀內提用報銷票明立案內北屋九間爲押寓東屋三間爲看役住處每班派誠實看役二名常川看守仍責成各該總役分司其事似此則官易於稽查前項情弊或可去其太甚焉至育嬰堂俟有的款或別購宅基或將此地退出別建押寓惟後之君子是聽焉

甚矣爲政之難也蓋興一利卽有一弊一有不察則善政轉爲虐政是以作州縣官必時時與鄉民接見乃可得外

間一二真情而一切衙門弊端不至茫無聞知矣育嬰堂旣改爲候審公所原以被押人犯散處大班不易稽查恐有勒索凌虐情弊謂爲虐政得乎乃近聞分押僅一班需索合押則六班需索累不遂凌虐繼之是欲彌弊而轉增弊欲恤人而轉累人殊與初心大相刺謬推原其故皆由但派散役數人任其事總役全不過問以致日久弊生非立法之不善奉法者之不得人耳儻不力加整頓又復成何事體茲擬將有罪可科人犯分爲一室曰押寓如拐犯冤犯之類其無罪名者另爲一室曰看管如尋常戶婚姻產錢債細故之類卽派該總役等輪流值日每班派看役一名常川伺候五日一輪周而復始俾實有專歸無可推諉當卽傳諭差役並出示嚴禁復派誠實家丁一人充作班管不時往查余亦於朔望行香後親至其處呼押犯

等間之如有從前勒索凌虐情弊立將該看役從嚴治罪並將值日之總役責革立法如此嚴密庶幾弊可去其太甚而不負下車泣罪之初心歟然人之弊又不知從何處生是在牧民者之隨時隨地盡心焉已耳光緒三十六年二月追記

余改育嬰堂爲候審公所原以恤犯人也嗣有識者告余曰分押則一班需索合押則六班需索是以更加整頓如右然終恐爲地方留一弊政故補正志著目錄已織出將育嬰堂改爲候審公所字後復揭去意存復舊也乃半年以來留心查訪又有識者告余曰六班需索共見共聞不

宰惠紀略

卷一

古 筆諫堂

敢過甚一班需索除犯人無一知者稍有不隨任意凌虐無所不至矣且合押州縣所同也分押惠民所獨也天下事但論是非而已若論流弊有一政卽有一弊因弊而廢政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可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是在行政者隨時查考去其太甚已耳必欲無弊何政無弊豈徒善公所而已哉余聞之反覆思之由前之說直言也可以規言過由後之說通論也可以堅音行故並存之以自考且以待後之考者而候審公所不復更張云光緒庚子十一月徒駁河淤塞數十里頻年爲災_{庚子}考徒駁乃濱海俗呼土河因非九河之徒駁也光

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方邊集閩邑紳耆議興工疏濬而黃
河_{歸昔之大清河}考者謂之濟河報險羽書一時數至當卽飛馳河不揆次查
勘堤上邵家王裏家皆稱險要尤以清河鎮_西爲最時承防
分防各員已於霜清後銷差丁督辦因事請假回省在工文武
惟提調倉太尊爾煩彭營官秋揚二人勇丁既不敷分布稽料
亦無一存者兩次請欵中丞李均鑒於河工積習報險不實斥
不與且卽有欵倉猝難購亦屬緩不濟急限既坍塌後餉水又
湧出倉提調視此危急捶胸頓足幾成身殉之勢余亟問彭營
官曰有料尙可爲乎曰何不可但何處得有料耶余曰姑圖之
一面論該首事率地方於本鎮四街挨戶翻搜得料二百餘束
宰惠紀略 卷一 五 筆諫堂

先將限之湧水處填塞一面繕寫朱諭多張諭沿河各員事催
令有料之戶運料單內並註明每斤京錢五文卽由該首事用
河防局班發之秤掣收以昭平允每車若干束若干斤該錢若干
均填給各料戶執照俟到日按執照發價星夜分派各押
號持單去後天明陸續送料十餘車意尙不無顧望貢以余到
任未久官民未能相信恐有執照無處領錢耳余探知其意卽
對眾料戶大聲言曰將來公欵不到由本縣墾賠並準以料價
錢封完錢糧又復醉諭以各保身家性命之義該料戶始聯
絡一氣奮勇爭先有一日送料六百車者料既應用民夫亦日
上千餘人聽倉提調指揮機宜幫同營勇運土運料詎日夜捨
護此用彼營訖未得手十一日辰刻風雨大作浪突過堤頂數
尺後餉水出如湧泉在工各員張皇失措面如土色沿河居民
貢老撫幼爭移家高阜處哭泣之聲遙聞數里外而大王將軍
又相繼而來噫是殆必欲魚鱉斯民乎抑宰斯民者之不職有
以招之乎何怒之甚也適有梨園一部乃從紳民請演劇致祭
並製祝文哭讀爲民請命焉其詞曰嗚呼惠之民凋敝極矣方
堂之來令斯土也大吏進堂而告之曰今以此凋敝之民付汝
汝其善拊循之俾出水火而登之衽席以無曠厥官堂曰唯唯
謹志之不敢忘是以祀事未百日而有利必欲與有害必欲除
日夜遑遑心力俱瘁區區此衷可告天日豈不以官民一體神
宰惠紀略 卷一 六 筆諫堂

所欲求諸神故禱南求晴祈福禳災載諸簡冊不以爲非豈好媚哉亦以不如是不足以明矣誠化災禳耳爰仿斯意招梨

備果品焚香製祝匍匐河干以爲民請命大王而無靈則已大王而有靈也者必將憐吾凋敝之民而不忍魚鱉之卽不憐吾凋敝之民亦必聖吾愚誠憐吾憐凋敝之民而不忍魚鱉之也旣憐吾憐凋敝之民而不忍魚鱉之則自禱之後當水日以消

大王率諸將軍而游行水府使河之在惠者固於金湯不爲民患則是大王之威靈顯赫真能出凋敝之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也堂將協諸同事諸父老大慶安瀾用答神庥焉取告讀畢和紙錢焚之叩頭無已至昏迷不能起左右扶余去坐稍定天宰惠紀略

光晴雲河水漸消工亦略平而王棗家報險專馬頃刻三至據稱舊堤坍塌僅剩二三尺又無後餉危在旦夕余與倉提調方謀同往詣隴上邵家報險亦如之乃分作兩路倉提調赴隴上

邵家余赴王棗家並派各押印里差恩民號呼押號頭分持朱諭令各首事照清河鎮催夫運料無如王棗家屬平字約莊少人稀搶險數次民力已疲料亦告罄除諭和字約照舊幫工外並商同此連之直字約就近協濟積料相其地勢添築後餉一道該兩約

首事深知顧全大局幫夫助料不分畛域余督工二日稍有頭緒十四日仍回清河見倉提調而隴上邵家亦督同首事趙丹桂等擔肩擔圓矣是時丁督辦在省知工險款紳派勇丁送銀

于兩交倉提調發錢店易錢一面曉諭各料戶上料之最先者持券照付錢店領價概不經言差家丁于發未竣而颶又續場十數丈幸有餘料復幫同搶護兩日始得平計自初八日公出至此十餘日署內公事不無積壓乃於十九日同城急爲清理並將搶護情形稟明各上憲立案然黃河大溜移靠北岸行鎮西頂衝坐濟恐終是不了之局也

憶祝後雖險工迭出而竭力搶補卒屬安瀾誰謂神之無靈哉或謂二十四年濟陽宋家渡黃水爲災神不之佑檢視祝文祈求河之在惠者不爲民患神亦何嘗不吉哉或曰當日何不檄求而必指定愚民耶夫分疆而理各有專宰惠紀略

卷一
七 管庫堂

責爲百里宰而欲並鄰封之地亦代爲祈禳不惟神不許亦越俎甚矣是在爲民牧者各盡其職焉耳時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追記

大 管庫堂

九月二十五日戌刻奉到倉提調函清河鎮巡西果出險卽刻馳赴工至王朋見家莊過渡船戶住南岸天黑夜深數十喚不應命健役涉水過橋船急渡抵工查勘其危險更甚前倉提調事等照前章辦理該首事亦皆驚月之鳥遂分投四鄉親爲督催由此料物應用倉提調督率營委著夜搶護又以工多人少

復調南岸郭晉帶某幫工民夫每日上千餘人或三千人嗣以
土廠難容徒耗民財不能工作乃酌定多不過千人少亦須七
八百人視工之緩急爲之畫則運土運料得錢可備乾糧夜則
留工一半爲覓住處每人給小米半斤令每村留夫一名煮粥
一以散工後無處購買得此可以禦寒一以住有定所夜出險
工一呼即至也一時民夫無不感奮深資得力無如此險方穢
彼險又出五六日內屢瀕於危迨十月初一日丁督辦假滿到
工已續堵七八十丈不可收拾矣問之工人均稱緣首者熊委
員於堵上築隄刻已數年不無朽爛堵空則隄必墮陥鎮西三
里長隄皆是也方談論間余在隄上坐忽折裂下蟄約尺許左
幸惠紀略

卷一

筆諫室

右促余起余思如此坍場何日能了與其使數萬生靈葬於魚
鱉之腹不如以一人當之執不去而折裂處已見水圍圍然不
遽陷有哨官至拉余曰大王留情面不小矣方離座而隄已化
爲烏有余乃泣誓曰今年黃水必爲災患民知縣柳望惟有一
死耳願大王察此愚衷哀而憐之誓畢泣數行下丁督辦憇余
曰子毋戚戚事尚可爲然非多築埽壩不可予督催料我督築
埽有料有埽轉要爲矣雖然何處有此料物之多哉前此料價
未發終恐誤事乃於地丁項下提銀二千兩易錢示期照舊由
錢店領取鄉民聞之益覺頭暈先是徒駁河北不管黃河工雖
票催不應也茲聞余在工急追諭單一到無不樂從有四五十

里外送料至工者是以日需料二三十萬斤終不缺於用而工
亦漸次搶護穩固焉是役也爲日十有六余僅帶家丁二票與
諭單皆朱筆自爲之畫則東奔西馳見營勇與民夫有口角爭
鬭者力爲排解脣舌幾敵二鼓後停工回寓與首事籌畫明日
需料若干何莊未到卽書單或書票飭押號星夜往催料理略
定方睡宿而日間所歷埽壩夜不無墮陷一有墮陷在工人必
喊呼余性急聞聲卽披衣起往往伺候不齊徒步赴工差役家
丁隨後追之有一夜赴工數次者一日夜半在隄上坐着工下
僅服單衣時已冬令覺寒冷用手巾遮護之又冷用兩袖覆之
不知取衣也而今之嚴寒卽基於此矣嗣在工紳民以余過勞
幸惠紀略

卷一

筆諫室

非真險不令喊呼暗催民夫上工而已然余有所聞亦卧不安
枕數萬生靈所關安能恝置哉統計前後用民夫三萬餘而守
備舖者不與焉工雖平穩民困已極是以有改調夫局之謀用
料三百餘萬料戶無一人錢不到手官民從此相信而徒駁之
役亦可以興矣其首事之尤爲出力者則便字約王興有劉鴻
謙綱字約趙丹桂稱料疊簿寸刻不離至填寫執照則責彭營
官派人以巡嫌疑照核實焉徒駁河北督同送料則綱十圓王
敬修人字約于龍漢度字約首事無人則總役劉廷凝任之均
有微勞而不分畛域和衷共濟始終賴以有成者則候選教諭
李心想一人而已

其委任大事者不可有利害之見存於中也。即如清河之役，自事後觀之，此曰萬民感戴，彼曰頌聲載道。本府尙向以余爲愚，也是則曰愚不可及了。督辦與余非有相知之雅也。其真撫

憲則曰：催夫運料，井井有條。卒中采方，以風電事疑余也。至是

則拱手道謝曰：非君幾不堪設想，復極以循良許之。又於兩年

搶險保塗，內列入異常勞績，其得名已如此。前後墊發料價數

千鈞，河防局照發官民既不受累，而無昏墊之災。有豐穰之慶，

錢漕亦照舊征收，其得利又如此。誰不謂此舉之善者？然試思

當日能決功之必成，撫憲之必發，料價乎萬一跌跨上憲可以

負屬吏屬皮不能負，小民勞而無功，怨聲載道，其害一數于金

宰惠紀略

卷一

筆諫堂

而不可解。彼明神者或哀而憐之耳。利何知焉？故曰任大事者不可有利害之見存於中也。

其地謁丁督辦諱囑余曰：責前縣孫終年不一到工州縣有地方責非能常川住工者，終有不可不到工者。三勘驗窩鋪一伏汎，一秋汎也。爾時彼蓋謂余到工三次即可如願。余亦謂到工三次可謝無過，而豈料後來住工數十日，直以河工爲已事乎？天之不容人有成見也。如此尤可畏者，孫終年不到工而工亦若無需乎？孫者余住工數十日，直以爲己事而工卽若必需乎？余者工同而勞逸不同，必存成見焉。則大事去矣。或曰：若汝所論則逸者不爲失，勞者不爲得乎？逸者天所厚勞者天所薄乎？余曰：此次不然。孫以有可安於逸者，故不必任其勞。余則無可委其勞者，故不得享其逸。總之天心仁愛不忍斯民之陷溺耳。而厚薄何有焉？得失又何有焉？且一縣大矣，一縣之事夥矣，逸於此必勞於彼，勞於此必逸於彼。豈得以河工一端判得失哉？或曰：子之言誠是，然不曰不遇盤根錯節，不足顯利器乎？不曰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乎？吾以爲孫公不能任其勞，故以逸予之未必卽爲失，而天要不爲厚我公能任其勞，故不以逸予之未必卽爲得。而天要不爲薄人之作事，固不可存成見而

爲民造災。而余至卽爲民造災耶？夫誠不可得而挽也。不如死之爲愈也。不然復何顏面立於人世耶？此一片愚誠，固結於中。

天之待人要未嘗無成心余方欲與之語或人不顧遠巡而去
查志乘郡城義學有五處曰儲英李文定公之莊建立專經奏
聞碑其世世子孫相傳施教每歲修俸六十金由縣發給典史
代領乾隆五十二年邑宰王君修齡立石爲記其四門義學自
太守劉君天錫創立每歲提鹽規四百千爲延師束脩之資道
光二十二年太守陶君慶增立案定爲常例但稱四門義學而
無名余以官請 聖諭令五義學塾師按五十集期輪流每
義學捐廉發給津貼錢十千亦由典史代領因各命以名東門
曰作人西門曰成德取東作西成之義而南門則曰歌風北門
則曰拱辰謂舜歌南風是拱北辰也此外又有城鄉各學亦重
宰惠紀略

卷一

三

筆諭堂

加整頓以廣教術焉曰編維州縣爲親民之官必須教養兼施
方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然欲與教化必先端士習欲端士習
必先立學校夫學校之爲教亦夥矣今日異學遠來微言將絕
尤以宣講聖諭爲第一要務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旨哉言乎當遵而行之矣查惠民城鄉新舊義學二十處
閩境鄉學五百餘處每處將學額率頒下 聖諭衍說各發
給一本新刻 聖諭俚歌十本衍說所以訓成童教中材俚
歌則無知愚民鄉里小兒皆能皆讀之務使家喻户晓明大
義並擬獎勵章程數則榜諸各處俾教者學者咸知振奮由此
實力奉行久而不怠或亦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助歟

一義學塾師必須責成各該官事延訪誠篤端正之人來縣
公保俟批准後由官備具關書優加禮貌以昭慎重
一義學有大小之別果有才堪造就無力讀書者入大學其
資質明敏初次開蒙者入小學然必須真貧之戶方准送
學稍堪自給者不得混入其真貧之戶並準由學東酌給
紙筆作正支銷至修膳之外塾師不得向學東索取分文
如課讀得力學東願酬勞者聽

一義學課程與家學無異塾師必須終日在館勤懃訓誨儻
或曠職誤人子弟無論官紳查出立刻更換不準瞻徇情
面以期認真

宰惠紀略

卷一

四 筆諭堂

一城鄉義學修膳有由官紳捐發者有由地方公項提出者
有經官者有不經官者務須逐一核實分別立冊以備查
考庶可久而不廢

一城內有儲英義學一處訓蒙義學四處除應支修膳外現
由縣每學加發津貼京錢十千文令塾師每達五十集期
輪流在大寺前宣講 聖諭一次責成府縣學官及府
經縣丞等輪流倡率至朔望宣講仍以原派拔貢生高紹
顏宣講每次由縣捐發京錢一仟文亦或由府縣率同城
官紳等自行宣講以昭詳慎而動輒聽

一四鄉義學有在集鄉者應選照於衙署處所三律宣講至

各學訓家應將 聖論中倫常大義引證目前實事使其淺而易曉若塾師宣講得力由官隨時加獎以示優異一義學及各家學肄業學生無論成童初學應將 聖論列作課程細加領導如遇縣試有能將 聖論默誦宣講者雖時文稍有瑕疵亦當列入後十其次有能熟讀者卽文理不通亦準其終履似此優加獎勵庶可力返積習以正趨向

一城鄉童蒙及鄉愚不識字之人如能將新刻 聖論俚歌信口熟讀者由官隨時赴學下鄉面試賞給銀牌以示鼓舞

宰惠紀略

卷一

聖諭筆談堂

一學憲華原頒 聖諭衍說不數分散由縣自備紙工刷印五百餘本分付各學如有遺漏之處準學東來縣請領一新刻前北口道原任海豐縣知縣湯所編 聖諭俚歌

十六條簡而易明除發城鄉各學每學十本使童而習之終身不忘復散給各約首事莊長俟農隙時亦可剖晰大義以期漸推漸廣轉移風氣

章程十條擬定後據寶詳院李中丞批云據該縣整頓城鄉各學責成塾師宣講 聖諭並呈獎勵章程清摺緣由敬教勸學風化攸關該令蒞任以來諸多創舉今又整頓義塾並推及閩境鄉學以宣講聖諭爲正宗所議草

程亦甚詳明切實且慮鄉愚鮮解文義復刊發 聖諭俚歌使之家喻戶曉不惜捐廉獎賞激勵人心實茲異學爭鳴該令獨能清源正本不愧好官本部院賓深欣佩仰武定府轉飭照辦務須勿懈厥終以收實效

身先嚮轍並到用時類懶憤一番

縣二堂折獄之所也前縣薛懋循理守法原情六字賴能如是聽斷之能專盡之矣雖然此亦就已成之讞言之耳若當初審理之是非莫判何以循法之輕重未定何以守情之真偽莫知又何以原乎况喬野之夫不識尊卑一至公堂自覺理直任意挾撻辟之以怒而頂撞益甚繼之以刑而頂撞更甚然則將如之何祇好忍其氣禁其刑姑使之去已耳滋鬧一場無理無法無情每遇此退堂飲食不下心常作惡雖明知若輩目無官長皆由自取然究屬刑及無辜常以血氣用事惄惄深爲憾而老吏則曰審案須會生假氣大氣發於性焉有假者哉且氣假

幸惠紀略

卷二

筆諫堂

而刑則真矣真氣所使刑不及檢猶有可原假氣而刑濫用其何以說焉吾是以甚無取乎是言也反覆思維無可如何乃於二堂復懸忍氣禁刑四字額遇此等倔強之人氣方欲發顧此則忍之不發刑方欲用顧此則禁之不用一聽若輩逼其所欲言而後婉以詣之曲以諭之彼亦無能自逃於理法之外而用情庶不至失宜是亦以柔克剛之道也不愈於氣已發而復忍刑已用而後禁之自貽後悔乎有此一番強制濟以平日之涵養久之將氣不忍而自和刑不禁而自中則所謂循理守法原情者庶可得而言矣並撰楹聯云片言折量能當獄未定任眾口辯論不休所求者祇公平二字大法寬何有但刑偶加便終

官之有衙署猶民之有居室食息於斯起居於斯講賓客於斯謀子孫於斯判斷公事於斯宜如何整齊嚴肅者乃民之居室農父之樸者謀堅固士大夫之秀者謀華美而官之衙署獨不然者貴以居室創之先代傳之後人子子孫孫永爲已有而衙署則三載者續六年任滿一旦他徙不知落何人手况缺之者欲求上廳之調劑缺之優者恐上憲之調劑他人履任之始即存妄替之心其視衙署如傳舍然夫焉有以行旅之人而代修客館者乎是以無論實任署任樸者秀者但求蔽風雨而已未有謀及修造者也然吾謂署任不謀及修造則可實任不謀

幸惠紀略

卷二

筆諫堂

及修造則不可足以蔽風雨不謀及修造則可不足以蔽風雨不謀及修造則不可慮民自實任韓稟請孫前縣代理將及三年無時不以傳舍視之而初不料竊居至於如此之久也丙申夏五余以實任來接篆一日堂皇坐判事大雨傾盆堂上屋漏如瀑布堂下跪者水沒膝退居西廳地長綠苔幾滿泥滑達不任足仰視頂棚下垂如簷滴淋漓不止帳房門房水盈尺人蹲踞牀椅上此外之不足蔽風雨也上房經韓任新修而土鬆瓦動滳滴牀無乾處以盆承之耶當聲如淋錦東西屋盡傾此內之不足蔽風雨也鐵席屋梁折幾壓人死移與刑席並居東牆又卧此書房之不足蔽風雨也庫房自遭火災後堆如土堆日

吾差白晝持蠻立夜則促膝倚暖閣坐待且此班房之不足然
風雨也至大門儀門之欹側戒石坊東西坊之傾覆又不待言
矣是卽旅人客居猶且商之居停主人鳩工庇材勉曰與作而
況責任如余者乎乃與姻友李光宇謀西廳三間拆毀重新二
堂與上房翻瓦而已賤房東西屋以及書房門房班房或全新
或新舊參半不必華美庶幾堅固總期足蔽風雨而後已戒石
坊所以自做東西坊大門儀門所以壯觀瞻危者扶傾者植缺
者補殘者續暗淡而無色者加以丹漆煥然改觀統計費京錢
一千餘緡而無風雨之苦有室家之安獲保蒙獎告是乎依在
昔智謀之士未必不笑爲人作嫁之愚而今之據爲已有者已
幸惠紀略

卷二

三 筆諫堂

兩易寒暑矣其愚耶其不愚耶顧後之君子隨時補苴無使敝
風雨之不足則衙署與居室同視而堅固華美從其所好焉可
矣豈必預存五日京兆之心哉

州縣之繁政以漕項爲第一大宋其征收本色有一石收至三
石外者官旣略無限制書役遂得上下其手從中漁利其狡者
甚至多方把持官亦忍氣吞聲姑置不問非不問不能問抑不
敢問也聽政事至此尙堪言哉自胡文忠公奏請改爲折色天
下鑿一山左閭文介丁文誠相繼奉行每漕米一石祇準收足
串京錢十二千文一切雜費及書役賞報均在其內不得絲毫
多取於民從前弊端已經掃除而陞任四川總督前中丞李又

奏准裁減漕糧捲尾通飭立石則有漕州縣弊絕風清矣惟督
役仍前把持卽如惠民收漕一石不待官賞漕糧房庫房公然
由正項內扣釐頭銀壹錢八分不知有何例案直以爲必不可少
少之數按歲收中稔可得銀一千三四百兩雖該房有應支差
項而爲數亦未免過鉅因恩與其徒滋若輩中飽何若量加裁
減以公濟公乃酌提銀八分歸節省項下每年約得五六百金
分交十屬當商以一分生息稟明無惡立案編以就房總本
科場年用作賓興拔貢會考元卷銀八兩貢監生員鄉試元卷
十五兩舉人加增亦不減以示限制無科場年留爲修城本金無論地方何
等善舉不得動用每值任卸歸入交代案內核辦以昭慎重而
宰惠紀略

卷二

四 筆諫堂

防堵移由是三五年後積累既多卽生息銀而已足敷賓興之
用則修城成本歲有所增不二十年便成鉅款兼之護城柳株
利亦無窮何患城不能修哉誠恐後之君子不知端底自久弊
生將所籌經費斷成子虛豈不可惜爰撮其大略俾後之君子
有所考焉

惠民爲附郭邑其城則武定郡城也十屬之保倅係焉必須屹
立巖峻樹木葱蘢方足以壯觀瞻資捍衛乃風雨漂搖歲久失
修加以歲年澇黃直逼城根雖障基堅固得保無虞而水浸之
後殘缺更甚則修補其當務之急哉惟是工大費鉅旣不能請
帑項災歉頻仍又不能資民力從長計議除提漕項作爲修城

本金外惟有籌十年樹木之舉作集腋成裘之謀因於城濠東面布栽新柳城內隙地關外鹽道亦如之統計六千餘株均責成四門首事地方及租種城濠地畝之人看管三年以後大枝另栽城濠以外小枝歸看管人按成酌分以酬其勞總以種足萬株爲斷以十年計之每柳一株估值五七千可得金錢數萬緡卽以此款與漕項同交營商生息再依行文補栽新柳由是生生不已不惟城可謀修卽偶遭水患亦可借資抵禦矣不但此也有此植物春日千條萬縷情致纏綿既爲郡城增一番生氣夏曰荷花世界難以柳絲垂架納涼詩酒往來又爲郡城添一段佳境將地靈人傑樹木之計卽以樹人安知楨幹之選不

宰惠紀略

卷二

五 筆諫堂

於此卜也耶雖然人存者政乃舉苟非隨時補苴力加愛護斧斤旣伐於前牛羊又牧於後此樹榮榮生意盡矣故國喬木何自來哉孔子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又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是所望於後之履此土者至譽之者曰召伯之棠愛不忍傷我無仁政及民固不敢存此妄想也

三十二年丙申余以大吏謫補授惠民令五月捧檄來任事接篆後例謁廟見崇宮西偏一大廈壁殘瓦落危哉岌岌二尹梁君旣是以署拜而問之梁君欣然曰老同鄉垂問及此事有濟乎此非他乃吾中州前明許忠節公祠也事詳明史本傳考舊碑但稱廢地於演武場墻之入其種種以供俎豆有司歲

祀罔數云云夫曰有司非專指尹也祠有宅一區尹借以棲身百餘畝尹收其租故主鬯政惟尹任修葺亦惟尹今祠之將傾尹之負疚也久矣雖然尹缺清苦謀饗食不遑尚有餘貲以及乎以故國朝來尹斯者奚啻百數十人而重修僅道光十一年浙西錢君焉豈錢君獨有餘貲哉亦以豫章湯公來守斯郡出朱提助之耳今而垂問及此得毋有意乎吾固卜事之有濟也導入祠展拜屢頹垣讀破牆安民碑爲低徊者久之夫修舉廢殘牧令之職也表揚忠節風化之源也又况重以義粹之誼乎謂梁君曰是惟令之責嗣以奔走大清徒駛兩河間每月衙宿無多日梁君亦以徒駕之後數月不同晉一視事遂寢宰惠紀略

卷二

六 筆諫堂

然每過其地未嘗不憚慄欲動也今歲夏五囁余姻友李公司其事缺者補殘者續朽腐者更易加以塗丹煥然改觀適秋丁梁君歸卽日行典禮以安神壘今而後有以謝梁君梁君亦有以對忠節矣工竣樹石山門外大書前明中州許忠節公祠而卽叙顛末於碑陰使後之尹有所考並望令斯邑者毋以此事譏尹聽其廢墜而不顧也則幸甚是役也凡用京蚨五百七十有五緡皆捐廉爲之梁君名珍懷慶府河內人李公名治國余同邑人並撰楹聯云抗節豫章遙想毅魄英魂食報應同孫忠烈樹威勞海須知安民破冠錄功且先王文成

天下有不除暴而能安良者乎無有也乃欲安良而良終不安

者非不得其法卽不得其人得其人而又無法以制之則暴若
效迹而良民自相安於無事州縣之有捕役特以除暴者也不
繩以法卽借以爲暴查惠民捕役多至七八十名少亦五六十
名有總捕有散捕總捕名註卯簿散捕名未登註大約皆無業
游民與宵小無賴之徒爲之工食無多全恃總捕之勢以訛詐
爲生計緝票到手捕盜爲名驅擾閭里魚肉鄉民無所不至甚
至勾通匪類白晝捕盜之人卽黑夜爲盜之人賄賂既得雖著

名巨匪同飲共食若罔聞知官比過急則以狗偷鼠竊據塞之
教供誣良種種不法令人髮指總之散捕恃總捕爲護符總捕
恃散捕爲牙爪狼狽爲奸肆無顧忌在小民恐其誣陷不敢鳴
宰惠紀略

冤在官司無從查稽末由知覺卽間有一二告發者一經提訊
非無其事卽無其人彼此彌縫互相包庇更之不安莫此爲甚
推原其故皆由積習相沿不能實力整頓所致夫身膺民社責
無旁貸又况各上憲時以講求捕務諄諄告諭乎乃與幕友商
於捕總中擇一誠實可靠者充當總捕又當堂挑選年力富強
散捕三十名分派四鄉以爲之輔均責成該總捕出具切實保
狀年貌籍貫詳註卯簿並每名給腰牌一塊亦填寫姓名年貌
編號烙印以防假冒而備稽查一面出示曉諭鄉民嗣後散捕

下鄉緝賊或有批票而無腰牌或有腰牌而無批票或批票腰
牌俱有而年貌不符盤出許鄉民輾輶送官除將該散捕按在
宰惠紀略

官人役知法犯法加倍治罪外並將該緝捕歲徵至緝捕勤惰
隨時隨事暗記卯簿月終彙核勤而能獲盜者量予獎獎其惰
者輕則責草重則懲辦如此明定督罰力加整頓庶該役知所
畏懼不敢仍蹈故轍而暴曰以除貪日以安於地方或不無裨
益歟然立法雖善行之不力則亦具文而已爰攝其要而記之
以便觸目警心隨時加察焉

卷二

王烈女者道字約雙廟王家王可之女王冉之姪女也許配蘇
繼明子童養五年無他嗣以兩姓小有口角起意悔婚已經人
調處無事女年及笄蘇將誠吉爲其子合卺王不許遂擇訟而
傳訊王冉狡甚以無婚帖爲辭水患俗結婚但以換號爲重蘇以失故王借此抵賴然

宰惠紀略

卷二

八 筆談堂

童養五年非其確證耶余斷令原媒等於半月內另換婚東處令戚親施

於第五日王冉報女自縊且稱女苦不從蘇聞斷殞命詣驗棺
殮屍歸蘇不可王乃領埋焉竊謂女果如此亦不賢之甚矣懷
疑於心不能去嗣補修志乘邑舉人李君鳳岡採烈女事以入
乃冰釋蓋女知父與叔不可奪死以自明女誠烈矣哉若王冉
者旣誣女又誣官真病頭病狂不齒於人類矣余以悔婚案不
一甚爲風俗蠹請旌誌墓以爲世勸焉

國家之有課稅原與地丁錢漕皆爲維正之供故買宅地必立
契立契必投稅所以昭信守防偽造清界址杜訟端也况不割
不稅三年以後查出半價入官立法何等森嚴凡屬食毛瑞士

之氓自宣無不遵照乃東省向不知稅契爲何事間有十二投

稅之戶非與訟希圖占理卽治買不明預防後患若尋常開實田產投稅者百無一二民間旣相沿成風在上亦置之不問及至攢訟白契無憑聽斷旣難而食污吏復借此罰以鉅款名曰充公實則肥己由是棍徒效尤借端赫詐種種累民不可殫述究與稅務毫無加增推原其故皆由浮費過重官不以實價相售小民始則惜費繼則畏罪以致稅契一項竟成子虛身爲民牧皆將焉辭今擬於大堂東偏設立稅契局一處擇誠實親友任其事明定章程無論老契新契每價銀一兩按市價收稅銀三分契尾一張收京錢一千不准絲毫多取隨到隨稅無稍稽耗

辛惠紀略

卷二

九

筆諫堂

遍至於推收過割勒索過甚亦與稅契有碍定爲十畝以下者每戶京錢二百文十畝以上者每畝加錢一百文去老換幼者每戶京錢二百文均稟明上憲永爲定章有不遵者准花戶來宅門呼寃卽按在官人役犯事本律加等治罪自茲以後投稅者絡繹不絕一時農民無不稱便且恐余去後再更前章並邀紳董張會一等勒石記之以垂永遠誰謂小民之無良哉亦牧民者之不推誠相與耳夫牧民者之不推誠相與豈止稅契一事哉是以余無事不與民相見以心書之簡冊以相質證也

辛惠紀略卷三

郡城有布市機戶與行戶疊次攢訟卷牘幾盈寸累尺名曰義集嘉爲利敦嗣經惠陽兩縣民呂光順李本明等控狀前藩鹽場委員查辦議定章程每布一疋收稅錢十六文一半作爲隆冬散放棉衣之資一半作爲經紀飯食之用復經前縣分爲東西二集西集諭朱文璧等經運東集諭高紹弇等經理各在案續查西集年終尚有存款東集則收錢數十千卽以補修廟宇一稟了事希圖分肥正欲設法整頓間適查出高紹弇把持集市浮收舞弊確情訊明將該武生責懲令具永不干預集場公事甘結仍將東西兩集合而爲一以治與情而彌訟端又與朱文璧等酌立新章每達集期諭令木城福慶店等三布店經手照章收稅所收數目按集開單報縣登註賬簿一月一總將賬送縣盡截稅錢分存三布店聽候提用其零星布疋仍令朱文璧原派之丁姓經手酌予飯食總期商民相安稅無偷漏以不負設立義集之本意三年以來合前數年較量所收突過數倍辦理尙有起色去歲購賣棉衣數百件散放卽提此款窮民得者無不懼呼誠地方之善舉而不可一日廢者也况隨時整頓其所收當更多於此者誠恐日久弊生再謀分集一時不察墮其術中則此一番整頓豈不可惜因略陳梗概使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邑有自新王家卽窩狗王家也其名自新何以名既不雅而人又好爭故以改過自新望之該村向無義學先是有總役劉延輝者聲勢頗大余到任耳其名意欲裁抑之該莊民王普雲探知其意捏以欠伊京錢二百千來縣控告該總役恐干黃草甘受其誣與之嗣以分贓不公自相攻詰訟明將王普雲責押追出京錢一百六十千余復捐廉四千足成二百千之數飭該管事人李殿選等具領以二分起息如還不到責管事人熱歸卽以此欵延師設立義學初以東修無多令該莊童生王德儉任之借李殿選閒屋作爲學堂嗣賓東水火又復與訟斷令另延塾師而王普雲以領義賑欵又被控告追出京錢二十八
除花費剩十四千亦作爲義學本金各在案夫義學善舉也乃直爲該莊搆訟之端其不知自愛趨利而忘義可知矣余昨以勸民意訟親至其塾中傳諭王李二姓管事人同塾師生員唐某諱諱以大義責之察其詞色似知愧悔因以自新名其村復以向義名其學俾循名實化其爭而相尚以禮讓以洗其趨利忘義之陋習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王判鎮先無義學其義學自生員李思由之祖貢生李爵年建立每年東修百千延請塾師凡窮民無力讀書者概準附入誠難得之善行一方之義學也前縣楊倬雲曾予以匾額儲秀匾額載入志乘余前以整頓各義學至其家勸令捐地數十畝入

官以所收之租作爲修金雖不必百千而可以永久若無自然之利富則舉焉貧則廢矣蓋以興廢由已未有家道無餘而勉強爲善者也伊猶豫不能決而學亦歲歲舉行姑置之嗣以黃水爲災書屋坍塌學遂止客歲補正志乘事核實往查始知而該生員深恐志乘削去無以對先人急謀興修惴惴恐後誠顧其儲秀之名改爲繩武以激勵之俾該生員顧名思義篤根底厥庶幾創自先人傳至後代繼繼承承罔替厥美矣
縣屬魏家集魏氏富戶也亦積德之家也其因公報效捐修河工拯救急貧諸善舉均載入志乘義行傳內以故繼繼承承罔
宰惠紀略

卷三
三 謹謹堂

替厥美不惟富者常富而魏西垣復以弱冠掇巍科誰謂天道夢報施無常哉惟當店被水一事論者不無微議然皆鋪夥爲之東主何知焉余以旣係部民魏西垣又自居於弟子之列不得不以積德相勸勉因勸於該集設立義學一處東修百千以濟夫貧不能讀書者予以匾額書曰振德義學蓋先世之德及吾身而或不振有以振之則樹德務滋其積善之報將有不可限量者區區一少年科名而已哉是所厚望於魏氏
致邑乘劉先生家莊義學自由雲和朱峻嶺張懷清林兆廷共立公捐田三十畝零爲延師之資前縣沈世銓書給匾額名曰三元義學是也嗣有莊棍劉維清者攬亂搆訟意欲把持專利

指控田雲和吞使公項而田雲和以連年被水未延塾師眼目
不清訟明願捐上地十畝交出賑簿不再經營而劉維清等胆
敢詐使田雲和京錢八千勒令交出并押追所存碑數千經
朱峻嶺等保出交碑不誤具保狀甘結各在卷嗣明查暗訪田
雲和實係公正老實自經劉維清控告後鄉間有正不勝邪之
謠義學公事無敢問者正擬傳劉維清訊究間而張懷清以抗
不交碑控蒙準傳押令劉維清將所存碑作錢四千繳案並
令具永不干預公事甘結復出示張貼義學祇准人告劉維清
不准劉維清告人以營匪類而安善良除給田雲和樂善好施
匾額以示獎勵外並將三元義學改爲扶正義學仍諭令田雲
和惠紀略

卷三

四 筆諫堂

和父子帮同張懷清辦理毋涉疑懼借詞推諉以重責余玉成
之至意然誠恐日久仍有匪類滋事爰撮敘顛末而爲之記俾
後之人有所考焉

聖王之世耀德不觀兵成周自武成大誥而後散軍郊射歸馬
華山放牛桃林示不用武至春秋列國兵爭競尚角觸孔子傷
之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則其尚德而不尚力可
知然自來有文事必有武備者誠有鑒於太平之世民不知兵
一旦有事倉皇失措爲可虞也故俎豆雍容之地不廢戎兵和
親康樂之朝亦儲甲士武定自前明高庶人潛謀不軌事覺發
兵制之平定後乃命令名向爲用武之區至本朝猶設營制游

擊一員千總一員外委一員外間十六汛統歸管轄每逢大閱
之年調營候操以講武事而肅戎政焉城北有演武廳者撫憲
閱伍於斯學憲試騎射亦於斯其由來舊矣年久失修做壞不
堪二十四年春撫台張有札來閱伍一切皆由縣供給倉廩之
閒措辦不易因命工將緊要處所分別修補以顧目前共用銀
一百八十九兩零稟府歸十屬分上中下三等缺均撥已於三
月底工竣雖未能堅固耐久而可以避風雨壯觀瞻指日院試
可不重修是亦一舉兩得者也至大修非千金不可須俟諸異
日

訓蒙義學縣志不載余蒞任後延邑舉人李君鳳岡補正舊志

卷三

五 筆諫堂

宰惠紀略
削去馬家店已廢之學而以訓蒙義學補之學在城北方字約
鄧家莊地屬惠陽交界故前志漏採查係同治元年陽信舉人
蔣離明邑人李斗詩勸捐設立有田三十畝收租以供塾師歲
歉則立義社以助之誠善舉也或曰蔣非邑人不應入志夫勸
學睦鄰一舉兩得又何必過分畛域乎村旣麗惠載之惠志可
也因舊英才樂育匾額以彰其美云

義學本地方善舉而不肖之徒往往視爲利藪從旁窺伺經營
之人初無不愼重十數年後中遭事變慢不經意而窺伺者即
乘隙以吞公控告希圖漁利纏訟不休必至廢弛而後已甚矣
其風之敝也卽如華子高家植英義學查係沙河南岸高元林

等以築塗毀地與北岸陽信等莊擇訟經陽信舉人李文標等處令包給京錢四千千了案高元恆等卽以此款在該莊設立義學買地二十八畝爲延師之資經沈前縣賞以匾額載之志乘非一方之善事乎及高元林故後伊子高之芳接管書屋被水沖毀多年賸目不清田土信等意欲將地劈分卽以割地等情將高之芳控案夫必謂此等公項無田單二莊之事固屬無強然竟欲分肥靡此善舉亦復成何事體高之芳不能善繼父志斷令捐地五畝以了前賬仍令高之芳高希曾等經營將地租交出延請塾師認真整頓毋使田單二莊有所借口至附近各村有貧不能讀者概準大學肄業如再有爭此地畝者卽治罪惠紀略

卷三

六 筆諫堂

七 筆諫堂

以多事之罪並將植英義學改作平爭義學以息訟端而垂永久焉

大杜家杜希林有會客之室無名請余名之其名之奈何眾皆昏昏彼獨昭昭遂以獨清名之何言之先是有張家河溝者沙河南岸數十村均由此瀉水自黃河漫溢淤塞數里屢爲水患余決意疏濬勘工督工均主斯家有該莊奸民杜繼檀杜青田勾通王玉甫家莊王鳳鳴斂錢上控聚議斯室希林卻之已招怨議定每畝地派訟費錢壹千希林又不從怨益甚以余在莫敢伊何也纏訟半年未得直而所費不貲矣有云息借銀數百兩寫杜希林名俟余去後方控追且將以他事中傷之希林畏

基求所以遠害者夫希林小康之家也果如所云則貽害於希林不淺自應有所以防其後患者因以獨清名其室而爲之說書而授之異曰有訟希林者以是說進不辨自明矣雖然希林小康之家也怨可解不可結語云得罪眾君子不得罪一小人懼其疾之甚而亂也希林得過且過其毋以此爲讒符而有傷族誼也則幸甚

義之所在正人守焉利之所在眾人趨焉趨之不得則爭爭利必害義害義則正人裹足不前邪頗乘隙而入罔利營私爲地方蠹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尙何義之足云王判鎮義集始自雍正初年買賣雜糧並無斗級擇約地殷實者一人充膺原爲便惠紀略

卷三

七 筆諫堂

民而設乃沿至於今地方增至十六七人之多均借斗級爲生不惟與義集二字名實不符亦累民日甚一日矣正在設法整頓間適有營混李永昌者壟斷漁利朦混冒充與首事李思由等爲難當經訊革驅逐酌中定斷另立新章將從前浮冒地方革除每街僅留一人帮斗級糴恩讓經理並彈壓無知婦女滋事每糧一斗無論糴戶糴戶均出大錢一文爲斗級飯食之資此外不準絲毫多取所有拋撒土糧仍歸糴戶至集場照舊四街輪流十四莊不得過問有此一番整頓庶營利者無計可施而守義之士亦可認真經理以無負設立義集之初心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已遂諭令該首事立石以彌爭端而垂永久

論芻追筆一篇邑舉人李鳳同爲興修遙堤病民而作出雖奇情諷諭有慨乎其言之實亦記事之文本實而道焉蓋以居鄉既見聞確鑿又留心時事故洞悉利弊設爲問答使民間疾苦歷歷如繪諸紙上彼當事者方沾沾自喜曰此以工代賑之善政也亦烏知擾民如此哉且善政足以擾民者又豈止以工代賑哉古人良法美意之所存不得其人以行之其爲害間間者亦多矣公之斯文誠可爲殷鑒哉

文內有曰有高田半里許竟不蒙赦又曰茫茫巨浸中擇其一洲一渚以爲此某莊之田因從而征之民之所以冤莫能白也誠仁人之言可以爲勘災者之炯鑒矣至其中之難以持平有

卷三

八 筆諫堂

非一二語所能罄者試約略言之東省無摘緩每按莊估計官值下鄉必有押號頭莊長公地等領之領至一下漥處其周圍十數村或三二里或五七里此曰吾之地在是彼亦曰吾之地在是卽押號頭亦曰果在是夫焉有十數村之地盡在下漥者是固不待智者而決矣此而遠聽其言如國課何此而不聽其言如病民何不得已以距漥之遠近定災之有無以爲庶得其要矣然又烏知距漥近者之村之地果不在高阜耶又烏知距漥遠者之村之地必不在下漥耶而何以得持其平耶不特此也又有四面水圍而不至爲災者以村在下漥地在高阜也有四面無水而轉足爲災者以村在高阜地在下漥也此非神明

孰能準無水之村而不準水圍之村者則欲真持平也難矣况押號頭之狡者與莊長公地等同謀一氣受其賄囑則極力道其苦未受則默無一言甚或謂其不苦以自表其忠稍有不察墮其術中矣先是閩東省有買災之說夫有買必有賣稍有人心豈肯爲此今乃知皆緣差役得以上下其手小民無知遂爲所愚耳故余到任後嚴革此弊查災不準押號等妄參一言三年以來此風庶息然必謂辦理持平則真有不敢自信者猶憶去歲民字約何李家等莊余三四往勘均見其高阜地已種麥列入極輕雖事由自主焉知非押號者與此數村爲難故領余高阜之地耶况鄰村有賑有緩而此數村者獨照常征收此亦宰惠紀略

卷三

九 筆諫堂

高田方半里未蒙準赦之類每一念及心輒不安今讀斯文益增內疚矣夫余平日旣不時下鄉查災又無村不到而猶有此弊則至一適中之區而派丁役分往者其爲弊又當何如耶向所聞買災者或卽坐此弊甚矣查災之難而持平之尤不易也惟司牧者多盡一分心小民卽多受一分惠是則可以自信者若必曰無濫無遺則實有不能此博施濟眾堯舜所以猶病也歟

或有進一謀者曰寢寬無刻何如夫寢誠愈於刻矣然持此一往必將舉前此所云十數村共此一漥者皆緩征焉而後可且有漥指漥無漥指灣此風一長必至無村無災卽無災亦無不

報災人人存一冀倖之私心稍有不遂搃造黑白謠言四起其

不能持平當必有更甚者或曰然則嘗如之何以鄙人之見必

力除積習另立新章但論地不論村有一畝受災之地卽緩一

畝受災之糧如此則無災者不得灑廩有災者不至遭漏庶可

以兩得其平矣是所望於大吏區區牧令亦何能爲哉

或又有持征三緩七之說者何言之謂此村有地百畝成災僅

三十畝則一概從征成災至七十畝則一概從緩也不惟概征

則此三十畝成災者含冤概緩則此三十畝無災者倅獲且又

烏從定爲三定爲七者畊畊原隰彌望無邊非藉物之可以權

衡可以斗量一望而知其輕重多寡者則又烏能持平耶吾故

望惠紀略

卷三

十一

筆諫堂

曰必欲持平非摘緩不可

商之錢席乃云太
涉繁辭恐辦不到

皇上御極之九年移念山東災黎發

附

詢芻追錦

李鳳崗

之儒翕然稱之有墨莊居士將謀館於浦賈舟東下日向

夕至惠民之南境朔風颶起舟楫顛危與波上下榜人心

悸束手無策漂泊至一村有老者緼袍立居士舍舟登岸

揖而求宿老者領之至其家敗址頽垣狼藉殊甚幸客舍

尚整案有春秋數卷知亦讀書人也居士弔之老者曰此

亦天也天欲殺之誰能生之幸蒙淮災又將放賑受賜多

幸惠紀略

卷三

十一

筆諫堂

矣若余之東村災與余莊等徒以有高田方半里許竟不

蒙赦其苦倍甚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茫茫巨浸巾而擇

其一洲一渚以爲此係菴莊之田因從而征之此民之所

以寃莫能白也居士慰之曰聞將修築遙隄以工代賑每

土一方給京錢三百二十文爲患不薄流離之民庶可少

安乎老者泣然曰君誠食古不化紙上談兵之見也以工代賑則愚派民出夫則擾請爲君究言之

皇上爲大局起見不與河爭地因不情遙隄以內數千萬頃數

百萬家平情論之所壓地畝按畝給價曾不足四分之一

而又迫之出夫若干以自圖於河中其或德或怨固不待

智者而明矣且閭境之民其去河或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以至百里不等而皆阻於水迄無途徑跋涉至河約須三日之程且按地畝派夫其無田而自食其力者不得出夫出夫者必在有田之家有田者或不能任力作或家中之夫不給所派之數勢不得不僱夫僱夫則必給以價給以行路之糧此大累矣且首事奉委員之命興工有期必先將夫調齊或夫至而工不興或工興而價不給此三五日者將枵腹待乎抑僱夫者爲之真糧乎在不破水之鄉不曾重糧而吾輩汪洋巨浸中二年來科粒不獲官放其丁銀而不能赦其出夫嗚呼孰知出夫有甚於丁銀哉恐

舉不欲聞此言也明日居士行舟中遇憲覽其言有理憲然曰詩云先民有言諭於芻蕘誠不誣也因追而記之以爲詢芻追筆云

辛惠紀略

卷三

十二 筆諫堂

辛惠紀略

卷三

十三 筆諫堂

所領之賑以償僱夫之費而尚不足矣居士曰不派夫則夫不齊不足以成大功老者曰領子之言何極似局中人也遲延其土價苛求其工程則夫望而生畏必不齊若土價無悞支發公允爭利者將踴躍而前矣且夫無定限則附近者之赴必多遠者自忖其道路之遠近但有利可取則亦赴蓋樂輸與催樂輸情固未可一例論也獨不聞太尊之事乎稟修土河以工代賑而派領賑者赴工民皆弗領卒之賑放而工未興則以領賑之人不必皆能赴工之人耳居士請其姓名曰吾居浮泛里姓名湮沒久矣觀子貌頗恂謹故爲此私論若當事之人方將藉成功以圖保

宰惠紀略卷四

山東自黃河審入大清沿河居民遇有險工首事帶民夫帮同營勇運土運料仍按戶發錢以示體恤工竣卽遣回旣益河防又不病農此前撫憲張勤果公光緒十七年奏定之成法也何善如之嗣勤果公捐館經某總辦增添窩鋪限以里數立法過密民稍不便而未必卽大爲害奉行日久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惠民管轄黃河七十餘里應搭窩鋪七十五座按照糧銀派夫看守每鋪常川二名住工或增至五六名十數名皆有首事統攝之其民夫之飯食徵調之雜費自芒種起至霜清止百有餘日統計合境費京錢幾萬緡而毫無益於事推原其故非法之害黑紀略

卷四

筆諫堂

卷四

筆諫堂

卷四

筆諱堂

卷四

筆諱堂

謂安得有變通之者有其心而無其位也及宰斯邑清河搶險益知民困謂吾必謀所以變通之者有其位而未遇其機也則變通夫豈易言哉且夫物極必反者勢也困極必享者理也光緒二十二年九月某日接河防局通飭以中丞知民夫防汛且久弊生思所以變計也令沿河州縣各拏所見以備採擇私心竊喜謂變通成法此其機乎此其機乎乃與紳士李心恕謀將窩鋪七十五座改爲調夫局五處每局分段不滿二十里水不漲時但用里差三人地方一人住局核廵除每人日給飯食錢貳百別無支銷至水陡漲卽責該役於險工處所搭蓋窩鋪星夜知會首事帶夫來工帮同搶護搶修穩固卽將民夫徵回酌黑惠紀略

立章程十條稟明撫憲批准立案永爲定章三年以來不惟節省經費無算亦河工農工兩無遺誤庶於張勤果公立法之初意不背焉易曰變通盡利盡利者無弊之謂也然有治法無治人輒轉數易其弊又不知從何處生矣是在留心民事者隨時隨地致宜焉耳邑人將勒諸石以頌余德余恐褒美失實不足以徵信於將來爰撮叙顛末而附錄章程於後焉

一擇適中之清河鎮設立防汛總局一處選派直字約候銓敎諭李心恕爲總董由縣酌情誠實朋友一人常川在局專司其事所有房租火食費用悉由官捐廉備辦

一另設分局五處平字約上段在榆林鎮設局派楊振業任義

坡爲總首事不字約下段在王東家設局派劉汝棠蔣繼文爲

總首事直字約在歸仁鎮設局派蘇慶閣王清坤爲總首事便

字約在清河鎮設局派劉鴻模王興有爲總首事綱字約在王

平口設局派趙丹桂王載之爲總首事每分局派夫四名自五

月初一日起至霜清止每夫日給京錢貳百文至各首事家道

貧寒者有工之時每名准日支飯食京錢三百文無工不支願

自備資斧者聽

一五分局各接地段在堤搭蓋寬大窩鋪一座或就近賃民房一所由縣發給旗燈各一上書民夫防汛四字並發給巡簽四

根責成夫役左右梭巡遇有險工無論晝夜風雨立刻持簽飛

宰惠紀略

卷四

三

筆諫堂

告該首事首事聞報卽帶夫赴工不得稍有遲誤

一黃河迤北徒駭河迤南恐照向章防守黃河量距河遠近略

分差等不得以張勤果公有五里以內之論遂紛然借詞推諉

一民夫但認搶險搶護穩固卽令歸農如修子壠築後餓填平

水溝浪窩以及工可從緩者統歸防營承辦以期農工相濟兩無貽誤

一分局經費酌定每糧銀一兩出京錢一百文各歸各局收支

每局立印簿一本責令各首事認真登記霜清後將各局收支

存剩錢數榜示咸使周知如甲年積有存欵畧作乙年支銷必

須餘欵用盡方准再捐首事經營出入官爲稽查概不假手書

署除每日早晚步驛外仍照常判事余以心之不能專一也移

役庶期涓滴歸公

一費用公欵除首事夫役飯食均有定數外每月每局准支燈油

京錢一千不准再有支銷

一調工民夫夜間應有一定住址以備出險易於呼喚其日需

房租茶水准由各局支銷如留工日久由官酌給錢米以示鼓勵

一和字約距黃河較遠向幫平字約辦公現議每糧銀一兩出

京錢八十文以示區別以李振聲李思由爲總首事其支銷調

夫皆先平後和總以無分畛域和衷共濟爲要

一綱字約係與便字約合局辦理向有定章除照新章每銀一

季惠紀略

卷四

四

筆諫堂

兩出京錢一百文其餘仍照舊辦理不得以新章借口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自春徂夏三月不雨春麥將萎秋禾未布

水災方淡旱象又成官吏咨嗟農民愁歎循例當祈雨而太尊

赴會垣無主壇者余則切切然爲民請命之苦衷未嘗一刻忘

也太尊於四月朔歸次日謁見未及請命卽囑余曰天亢旱宜

祈雨君其先設壇祈而不應余續祈意以爲商羊之舞必不在

三江日內也余諾之卽於明日屬章少尉赴水車張家取水水

至率同城文武官步迎北闕外先是太尊祈雨設壇泰山行宮

余以神尊非縣令卑官所能通改設城隍廟先是設壇後卽歸

署除每日早晚步驛外仍照常判事余以心之不能專一也移

居神廟之東廊下囑家人不許白公事齋戒清心焚香靜坐時檢古來祈雨故實閱之是日亥刻成祈雨五古詩一章以朱筆

書疏讀畢叩頭至地涕泣而焚於神前初四日寅刻又成祈雨

文一章書讀焚一如前時早祈已至同城文武官循例至察院

西官廳候余余率文武官舉手捧香步行烈日中至神前如禮

同城去余仍留東廊下擬作祈雨賦稿方及半而雲已油然作

矣時晚祈又至一如早祈禮未及成而雨已淋漓降一时文武

官衣冠濕如洗相顧皆欣欣然有喜色而惟恐澤之未大沛也

詎海翻盆傾自酉至亥三時乃止益以霖霖天光猶辰白色晴

霽間之農人四野優渥如慶更生余方焚香叩頭太尊雨至以

幸惠紀略

卷四

五

筆諫堂

謝降期垂問余卽請太尊詣廟行禮微壇壇徹初八日演劇製

祝以答神麻焉議者食歸余之誠感夫余何德而能感神哉亦

天心仁愛不忍斯民之飢而死耳爰記顛末而附以詩一文一

賦一蓋焚之以當祝詞者

詩

民以食爲天稼穡惟所寶麥得氣尤多蹇堅而寔好去歲

黃流災布種苦不旱時哉已及春耕耨殊草猶幸長盈

溝入望青未了儻得雨及時民可謀一飽奈何春夏間亢

陽雨澤少穗小葉生丹數寸科欲槁麥命卽民命無麥民

難保斯民果何辜而以旱繼勞豈其天階殺幽冥理難曉

抑或吏貪汚心如白日皎再者吏不仁慈祥常在抱不然

吏失刑賞罰有頗倒果爾罪在吏願神事冥討且毋斬降

康移禍於億兆坐卧不寧安懸焉心如攜來伴神明居焚

香夜祈禱無緣達至誠俚語當章表神如鑒余心一兩百

愁埽苗枯可復生生者機浩浩如人病醫痊感恩同再造

豈止官吏慶騰歡到父老歲易歉爲豐報審答嘵吳

文

嗚呼明則有官幽則有神惟神與官同保斯民況威靈公

素著顯赫默佑一方民皆戴德今春及夏三月不雨父老

驚惶奔告官府天再不雨二麥將枯麥枯無食豈能生乎

辛惠紀略

卷四

六

筆諫堂

爲民父母忍視其死匈匈神前求救赤子禦災捍患亦神

之責願顯神通大降膏澤膏澤不降是神無靈春祠秋嘗

食報何憑抑或致災由無善政余自當之請留民命爲民

請命叩頭至地神如聞知先正余罪急遣鬼卒來繫吾頸

時有以帶鎖求雨爲詞者故云然以余一身贖數萬眾嗚呼尚饒

賦

維大造之無私原普被而靡遺胡陽和之失御致雨澤之

愆期水干土而作妖雷行天而失威三足烏見四翼蛇飛

木未秋而欲落麥交夏而垂萎五穀不熟民食何依凡百

君子惄如調飢思挽回之有術卒同官以禱之禱曰嗟予

小子負質卑弱學希聖賢志甘淡泊世載讀書一官始博

來宰惠民百廢俱作雖無大善尚無大惡胡天不弔多孽少樂旣黃流之爲災復旱魃之爲虐無麥何秋何稼俯仰無資室家焉託萬姓離愁十分焦灼焚香叩頭杯酌清酌爰齋居而明心祈感召夫冥漠且夫暴風拔木驕陽害苗金縢表姪旦之異桑林沛成湯之膏此格天之能事也吾豈敢望夫聖朝若夫獄理袁安墳封孝婦列傳稱汝南之賢不才鄙東海之守此皆一洗沈寃澤降畎畝雖未審慎於幾先猶能補苴於事後反躬自維予小子庶其無負也支頤微思握手停揮豈上天之垂佑儼興雨之祁祁

辛惠紀略

卷四

七
筆諫堂

則見濃雲密布狂風不吹始猶嚴寒繼乃淋漓山川以滌草木以滋麻麥芃芃黍稷離離農夫之望已慰報賽之禮無違謹率僚庶敬謝神祇已成禱雨之賦復歌喜雨之詞一歌曰黃金獨野兮不足爲瑞不如此雨兮占富歲二歌曰珠玉滿堂兮不可以食不如此雨兮我庶維億三歌曰富冓倉箱兮足備凶荒非限於一家兮卽域於一方不如此雨兮無棣千萬戶戶戶慶豐穰三歌既畢天光晴靄川岳效靈乾坤色喜因稽首而送神禱雨之禮成矣初八日謝降太尊以文屬余夫謝降之文羌無故實余方冀至誠感神特藉文以揚神庥焉辭曰

天祐明神職司陰陽靈威素著保障一方前因亢陽田禾將枯百姓愁歎羣僚奔禱天有下民濃雲密布風靜無聲雨落如注自此至寅斷續未已洗滌山川乾坤色喜三農已慰庶物以滋麻芃芃黍稷離離父老相告歲儉爲豐饒魏蕩蕩惟神之功神功浩蕩民莫能名率眾致祭聊表至誠天鑒余誠莫靳膏澤五風十雨永歌帝德尙饗並製楹聯懸之正殿云天災原代有偶爾誠通敢忘茲後懲前時時警惕皇隆本無私常茲默佑便教五風十雨歲歲豐穰

天人相通之理固不爽哉光緒二十四年黃水爲災余鄉以地勢沮洳自秋迄冬不得種麥然以閩境論之下種居

辛惠紀略

卷四

八
筆諫堂

七八秋成固大可望也迺水潦既降冬無雪次年正月無雪二月不雨三月不雨大水之後無麥將繼青矣四月朔日我臣候柳公純齋承府尊命祈雨次日取水三日設壇四日遂得雨土農歡忭相慶咸以手加額曰此雨我公之所祈也或曰天道難知會逢其適耳或曰公素精明宣不信鬼神而乃齋宿城隍廟初不類其生平余姑聽之弗與辨旣讀我公祈雨文而乃歎積誠之感爲不虛也憇三月鳳閣在海邑書院我公以他事賜雨而憂旱之情惄然溢於言表與文中意切祈禱以府尊未在城無所稟承而方寸未嘗或忘若合符契其承府尊命無煩詛吉卽於次日

取水者爲民請命迫而不及待也其曰以泰山神尊恐不能感通設壇不於行宮而於城隍廟者謙抑之甚精誠之所積也其齋宿廟中不同衙署示虛也其情詞迫切欲以一身贖眾命者父母斯民之懷窮而無所復之也禮拜之暇詳稽古人祈雨遺事作詩焚化繼以作賦者示專也所謂主一無適者也嗚呼焉有精誠若此而不足以感鬼神通冥漠者乎願持此文以示世之膠執已見以議公者邑

舉人李鳳岡書後

惠民爲附郭邑無縣城隍有事卽府城隍威靈公處求之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則近之而不遠之者其

宰惠紀略

卷四

九 筆諫堂

宰惠紀略

卷四

十 筆諫堂

不知可知而吾謂官之於城隍則不然夫縣之有城隍猶家之有竈神也竈神一家依之城隍一縣依之者也城隍治幽縣官治明幽與明恢相助爲理春秋之祀典廟宇之修除皆惟官是賴而縣有疑獄求諸神縣有水旱災祲求諸神誠之所至無不應焉禮云能爲民禦災捍患者則祀之城隍真能禦災捍患者則其所以近之而不遠之者正爲民義所在與尋常求福免禍不同耳戊戌水患災民乏食者幾兩千口借神廟宇設粥廠收養之說者謂窮民不潔恐鄰於穢余謂是亦助神救民者當不見責且值急何能擇之時拯民命宜先他日修除廟宇未後也迺廟前旗杆折去東偏一余默許補堅而竊慮長短大小之不

能相同也心猶豫不果嗣西偏一亦折神若預知余心者則神之近余又何如耶次春粥廠徹災民皆歸農謀所以修除而堅立者有書吏孫經誨世居城隍廟街願任採買之役命之往數日載以歸丈尺視舊日有過之無不及命工製之竣廟宇一切皆整齊擇日豎立以了前願答神庥焉有譏余不知者請直言告之俾知縣官之祀城隍一如家人之祀竈神則得矣是役也許用錢三百四十五緡始終經理其事者則余姻友李光宇焉嘗讀寰宇訪碑錄知趙文敏手澤之在惠民者有二一爲三學寺藏經碑一爲三學資福禪寺書額也歲丙申過來宰斯邑復考諸志乘前明邢太僕謂藏經碑墓丹失真故碎爲三段無過宰惠紀略

衡移置局下蔽風雨障烟燎非陳筠軒學博急救之中即舉

物真成灰燼矣嗚豈不危哉亟命洗之剔之分者合之散者整

之損者益之有隙者彌縫之復於後添橫木二筭以穿之釘以

貫之膠以黏之體質之堅若一木然而后彩以丹漆飾以黃金

舉邢太僕所謂煥若神明李太守所謂居然完好者一旦克復

舊觀不惟二公九原首肯卽持訪碑錄以尋文敏遺迹者亦不

至貽誤子虛矣豈非一快意事哉惟是學宮非宜藏佛額之所

書院無專守文字之人不鑒前失修猶不修僉謀於寺之東偏

禪院中建亭嵌置之坐南向北顧曰覆趙俾住持僧朝夕相對

世守罔替焉夫有形之物人而必敝况茲一木又何足恃然刑

宰惠紀略

卷四

筆諫堂

之愛之也不知後之繼之者有李李之成之也不知今之承之者有柳則自茲以往又焉知不常有好事如余三人者繼繼承承以緒厥美也耶工既竣爰序顛末書之貞珉而三段石之續亦率連及之不復贅雖然修殘舉廢者邑宰之責也其他若鑿宮若城垣若書院其宜修舉者何限區區一碑銘一書額又烏足多乎哉又烏足多乎哉

人生在世德行事業文章術藝皆足以不朽顧其所自命

何如耳自命千古則千古矣自命一時則一時矣趙文敏

子昂以宋宗室應元人徵召尙論者少之獨其詩書法流傳人間往往視為珍寶其遺蹟之在惠民者為藏經碑

文監三學資福禪寺書額題自經邢太僕子惠品點碑文

以摹丹失真刻手不佳太僕惋惜之而世人棄置之書額

則自太僕拂塵蹤跡後不數年而懸天王殿中央閱三四

百年而李太尊芸渠搜羅補鵠而藏之敬業書院又四十

年我邑侯柳公純齋昇之禪院構亭覆之顏曰覆趙而邢

太僕所謂頗還舊觀李太尊所謂居然完好者可永託以

不朽又以藏經碑雖摹丹失真而文敏真筆終異俗手於

是加意物色從歷代棄置碎爲三段之餘重新完整覆之

以樓並爲文記石而嵌於亭之西壁且云自今以後焉知

不有好事如余三人者其屬望抑何殷哉顧邢則曰韜光

宰惠紀略

卷四

筆諫堂

埋照世人曾不過晚者非獨此額李則曰宇宙英雄不終淪落亦如此額我公之志李公之志也要惟人之自命足以不朽斯終古不朽耳嗚子區區謹而後人之寶貴猶如此則夫德行事業文章開一邦文獻之大者其不朽又當何如也邑舉人李鳳岡書後

知縣官之小者也而所繫甚大以之治民官民一體則協氣春敷雨陽時若以之事神幽明相通則明神默佑天札不生蓋非神無以保民非民無以祀神而知縣則界乎神與民之間得所以祀神卽得所以保民者也以故接篆後未視事先謁廟朔望凡載在祀典者皆致敬如禮惠民為附郭邑祀典多太尊主之

一日隨班謁泰山行宮西院爲八蜡神風伯雨師等廟檐櫓折用木柱撐擗太尊正對之行禮心爲惻然問住持山主何人以太尊對緣此廟與龍王等廟皆由府創修者也然則由府創修者卽必由府重修乎旣無問者賣將焉辭乃囑余姻友李光宇鳩工庶材修殘補缺大殿山門一律重新而龍王廟照壁坍塌大殿後牆將陷入水關帝廟東廂房朔望借作官廳者牆亦臥不治將傾均先後命工修竣凡此皆載入祀典禦災捍患恃以保民者也夫治民者爲民制產或茅茨疏樸或棟宇輝煌務使貧富各有棲止之所而後安獨於載祀典之神而使之風雨漂搖棟梁折摧可乎此番補苴雖不必金碧照耀較之從前欹側幸惠紀略 卷四 筆諫堂

差役之凌虐問官之捶笞於九死一生之餘然後發回本縣監禁明知死已有期而父母不得見兄弟不得見妻子不得見親戚朋友不得見獄卒之慄者又閉之不令出入卽天日不得見惟以稀粥兩頓鹹菜一撮託命獄吏之手而已春秋天氣猶好冬日則如在冰雪窖中冷氣襲入毛髮倒捲骨立如柴夜深鼠子齧耳血淋漓手不能仰聞啾啾鬼語嚇人欲死夏日則暑毒蒸熱惡臭侵尋蚊聲如雷臭蟲與蟻蝨捉之盈把地潮浸衣履俱溼疥癬癰疽一時齊發此時惟有恨死之不速耳而大雨傾盆屋漏如注房上泥落成塊下視水沒踝欲移他所又疎防堤虞嗚呼噫噦若輩誠罪有應得死無足惜者然死於刑可也死

傾覆或差勝一籌由是而神明有託禋祀無缺其所以保民者必力而彌災患於未萌之先矣願後之爲神民主者勿諉之太尊則幸甚計用錢千一百餘緡或籌欵或捐廉無一取諸民而覆趙樓覆趙亭之費亦在內

攤修成案切實勘估減之又減實需工料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餘自認六百四十三兩餘陽信等九州縣分認銀六百兩均歸木任六年攤完於是鳩工庇材二十五年二月開工五月工竣內封外封女熬男熬以及獄神廟厨夫更夫媒婆等屋無不易坏爲磚力求堅固又於獄內用木板鋪地以防潮溼有此一番修理則罪應斬決者不至死於嚴牆罪擬充徒者亦可少安

且又而疏防之虞借此可免不惟體恤刑人且以慎重職守矣
周禮夏官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秋官野廬氏掌達國之道
路以故木拔而道通雨畢而道除修除道路必二軌三軌之能
容四達九達之不悖先王之所以加意於道路者至詳且恐豈
不以道路險阻遠既碍行旅往來近亦妨農民出入哉况武鄉
爲南北通衢尤商賈之所輻輳農之所交易乎歲內中余來宰
是邑夏秋多雨出南郭門望洋而歎道路浸沒橋僅露上而石
斷絕行人輒累月附近以要事來郡車馬極陷溺溝坎中五十
集期厲揭則不測乘舟又有費遠近苦之北關亦然東西稍好
夫既有橋必有道橋在而道不存者年久失修之故也地方官
宰惠紀略

卷四

圭 筆諫堂

能辭其咎哉因立意重修而四面水繞無可取土遲至戊戌春
始涸出乃囑余姻友李光宇董其事協同各關地方首事等以
次興築寬使容軌高與橋平北關復添築橋一座以通水東關
橋斷易磚石補砌西關略爲加培而已工竣復於各道旁栽柳
數十株不十年後將濃陰滿地涼翠襲人雖遜召伯之棠差同
蘇堤之柳矣是歲黃水圍城幸疊道未毀其殘缺處復命余甥
垂梯雲協地方等培修樹之缺者補之壅者易之每車馬行其
地覺蹶蹶然坦然行旅無臨河之歎居民有周道之歌未嘗
不爲之一快而猶恐久而失修康莊又爲險阻也是在後之履
是土者

余於光緒二十二年來宰斯邑取十二年新修惠民縣志三十
卷讀之纂修者前武定教授李君訥檢校者爲邑舉人李君鳳
岡亥曾魚往往有之適李君以主講海豐過郡談次始知所
謂檢校僅列名而已且云家存舊本訥處多已識出前宰某許
以補正未果也余諾之急索閱其識處均極精當留置案頭意
謂暇時就所識復加校勘即知自茲以往有事於河上灾脈頻
仍轉瞬三年竟未能踐前諾風塵俗吏草草勞人恐一旦去官
亦如前宰某之無以對李君也遂乘海豐縣試之隙延君於署
代余執筆或更補或刪除商確十日得歲事卽付剞劂氏並於
題識加補正二字刊旣竣爰序顛末列原序後不敢掩前人功
宰惠紀略

卷四

圭 筆諫堂

也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余接篆任事後招父老問民閒疾苦僉以
徒駁河淤塞水不順軌爲詞嗣大雨連綿報災紛紛其南岸之
趙家集張家鎮等莊田禾被淹幾無乾土詢悉卽坐此弊決意
謀所以濬之適陞任四川總督前中丞李亦主此議諱諭現任
督糧道前太尊尚督同辦理遂於農隙協前參軍張前縣尹梁
親詣河干自商河縣接界之周家莊西起逐段查勘至濱州接
界之丁家道口止計長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三丈五尺按每里
一百八十丈合算共七十六里零內有舊河全淤者三段僅有
河形者三段其餘除暢流不計外有河身有水而節節阻滯者

有以水冲溜溝當河而待擴充者有加堤者有堵口者均應斟酌緩急次第興修查全淤三段舊河多則取直挑挖不惟事半工倍亦省出腴田數頃卽以抵還所占溜溝民田之戶俟工竣丈明畝數填寫印照交各木戶永執爲業仍完木名下錢濟南岸至北岸以三十丈爲率河身挑底寬二丈面寬六丈深一丈出土北岸六丈外卽以作堤河身南北各留餘地十二丈河北餘地以六丈作河唇以六丈作堤基河南餘地以備將來開寬統籌全局自此三段爲第一要工僅有河形者次之節節阻滯擴充築堤堵口又次之計自本年十月二十日開工至次年五月一律告竣地亦抵還清楚前後三次挑土六萬七千七百零一卷四

宰惠紀略

卷四

大筆諫堂

三十八方零修埝堵口加土九萬四千八百四十八方零二十六土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方零援焦前縣修徒駭河成案借資民力按銀分工徒駭河北岸惠濟等十四約除去災緩共糧銀二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兩零每銀一兩攤土六方一分餘嗣以民力拮据請撫憲津貼銀三千兩每銀一兩應領津貼銀九毫二絲一切均辦理妥諳在案雖較之商河不過僅具規模而雨水之來可資宣洩秋閒已著成效惟此次工程浩大爲日甚久每土一方按四百京錢疊算有銀一兩者費錢至二千四百有奇其津貼銀亦祇足供各約局費之用兼之首事從中把持包工則借以漁利自作則多方才難百姓受累殊爲不淺若不量加變通民何以堪因思仿照商河築出底款每糧銀一兩納河工錢四百選擇一二公正紳士司其事稟准各憲以二十四年爲始以三年爲限限滿查看情形再作定奪乃於城內設河工局以邑舉人武錫慶經營收錢朱文璧解克恭補之候選教諭李心恕經營包工馬魁英妻同成輔之時生員張文碩前廳城教諭輩鳳儀等重修申家橋亦已動工彼此正可相助爲理合計共收京錢一萬零八百三十九千零除修土三萬零三百六十二方一分及加土局費等項共支京錢一萬二百餘千下餘錢五百餘千存庫以備修補記河工橋工次第完竣而瀘陽所轄之桑家渡黃河漫溢奔騰而下幾於全境被災爾時深惠紀略

屏浦上年如陽信令不存意見與本境所守同保無虞何至東南一帶盡成澤國乃自焦前縣分段後金家口以東歸陽信修

守金家口以西歸惠民修守而惠民修守之段如陳坡牛家等

工陽信民且來幫助以地雖在惠民害實在陽信也且惠民沙

河北岸村莊寥寥難於籌款歎陽信則全境爲之甚易爲力焦前

縣爲兩邑父母_{實任陽信署事}惠民深知此情故畫開段落不分畛域歷

年各遵辦在案不意去歲黃水貫入沙河前陽信令既以調夫

不齊致所守之段開決數處除惠民帮築之王圖家孫鼎家僅

剩一鄰家口始則苟且塞責繼則任意推諉直至今夏去官猶

意見未化致後任有先入之言未免作梗不得已鄙人倡捐修

莘惠紀略

卷四

九

筆諫堂

之說激以大義乃各攤工一半勉強竣事噫官雖分任民則皆

吾赤子意存偏袒致誤大局豈不深可惜哉況沙河形勢日見

壞陷每水一漲作雷鳴聲由下而上開出河身十數里已距郡

城不遠將來海舶一逼堤更吃緊則修築誠當務之急惠民所

分段落經舉人武錫慶黃生高頗等均於春閒次第加高培厚

事尚易爲陽信則遲至秋未滿地始謀培修以致農民噴噴諸

多掣肘同一興工一早一遲利害判然可爲爛鑿矣鄙人承乏

惠氏將及四載凡河之源流利弊無不瞭若指掌誠恐後之君

子初履斯土未能周知爰將歷年挑修徒駁暨惠陽兩縣分修

沙河約略記之并參未議以備參考焉雖然武郡距黃河下游

陵谷變遷豈能預料因地制宜隨時制宜是在留心民事者時在光緒二十五年冬月二十日

徒駭河南岸無堤每逢水漲無知惠民往往起意決北岸以洩水今年五月方挑築工竣忽大風雨水由趙家橋新堤衝開北

岸居民咸以南岸扒抉爲詞雖無確據殊亦可疑因諭南岸附近村莊押號公地人等嗣後河水一漲無論晝夜立赴北岸各

村報明囑令調夫看守到工之後再有疏虞與南岸無涉倘延不報信驟然開決卽治南岸押號公地等以扒口之罪每逢盛

夏將此曉諭南北兩岸永立爲章并諭南岸首事李書元等調夫將姦索橋上下水流不暢之處幫同挑挖以均勞逸緣南岸

不報信驟然開決卽治南岸押號公地等以扒口之罪每逢盛

工之罪至分段時須視工程之難易定段落之短長不得概以尺丈計之所以昭平允杜口實也然驗工之出極在須臾但係鄰段無論同約與否均當不分畛域帮同搶護搶護平權由官酌加獎勵儻坐視不救致誤要工輕者議罰重者送官以示懲創然治法立矣尤需治人是宜擇一二公正紳士能任事者不存偏私善爲調停庶可同心協力共保無虞耳或曰陽信所分之段如何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鄙人既不敢強人以從已又不敢越俎而代庖有責有司必有以處此矣或又曰郭梓家工

如何彼處不修恐水自西來爲害依然夫郭梓家之工五縣會修之工也

惠民樂陵商賈陽信慶雲

向分仁義禮智信五段誠如君言一有

宅惠紀略

卷四

王 筆誄堂

宅惠紀略

卷四

王 筆誄堂

焉惟商河被災之村無多故四縣者助之二十四年濟陽縣桑家渡黃河漫溢此處十分危險今春邑紳武錫慶等有鑒於此稟準太尊札飭興修已有成議嗣以地方不靖中止前會哨與商樂陽三大令晤談及此意見未能悉合且恐慶雲兵荒較甚不暇及此也附記於此以待將來使有所考焉

踐處爲害不淺其宜修也必矣惟是界隔兩省工非一縣非太尊力未易集事然所難者猶不在此查該處兩岸均屬商河一主修一主抉各存意見不顧大局往往河水一漲相持不下私相械鬥間有殺傷匿不報官亦不能禁止二十四年其已事也則興修夫豈易言哉或曰然則聽之乎曰不然水災之後元氣未復工作太煩民何以堪鄙人而不去此土也當徐爲圖之鄙人而或去此土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沙河五縣會修之段均商河管轄在沙河集上下每段約五里許始修於光緒十六年續修於二十年皆由慶雲縣稟準以此處一溢慶雲全境被災樂陵陽信惠民亦波及

幸惠紀略卷五

光緒二十六年春余以宣講 聖諭勸民恩訟赴東南鄉各

集鎮迎日狂風黃塵蔽野春麥垂萎秋禾未布農夫懸耒翹首

望澤欲歸而禱恐鄰於震

去歲四月旱甚求雨於城隍廟無此有文記其事

神甚矣宜其不應余墮前失非眞旱不敢設壇

嗣秋七八月麥已

布種十之七八定太尊以省中祈雨強爲效尤貞心願虔之適

至尋索橋值演劇賽神主莊長馬秀山客寓爲余道前太尊及

前某令祈雨靈應一二事纏繩可聽因命僧洒掃廟宇潔治香

案余於是夜齋坐清心虔誠默祝昧爽步行至真武廟前拈香

如禮問諸父老曰雨以十日爲期可乎僉曰未晚也余叩頭至

地禱曰知惠民縣事柳堂聞神之靈應久矣敢以民命相煩十

宰惠紀略

卷五

筆諫堂

日以內如降甘霖皆神之賜也堂將率諸父老以敬答神庥禱
訖歸署命住持僧朝夕焚香以代此三月上巳也乃不出五日
大雨傾盆自戌至丑三時乃止則神之靈應爲何如哉尤可異
者毗連之區多未蒙澤而本境惟胡家集一帶雖已得雨不堪
布種余以公至其地復默爲禱夜降大雨一陣詰朝叱犧之聲
已遍郊野屈指計之仍不出十日內也則神之靈應又爲何如
哉一時農民憚聲如雷咸相與致賀以祈禱之功歸余辭不敢
居夫亦謂會逢其適未必因祈而然耳而諸父老則曰非神
之雨有春日雷電以風若決江河者乎非祈之功有界畫分明
合境均霑而鄰封未被者乎且真武北方司水者也雨之來未

有不從西北者此亦其一証矣余以諸父老言近理而感戴神
德也姑不與辯爰誠吉日製祝謝神以酬前志治與情焉至祈
禱之功則終不敢居也

文

惟真武帝其職司水轟索建祠自成化始禦災捍患民受

其澤每歲季春禋祀不絕庚子三月雨澤稀少秋穀未種

春麥將槁余以勸民薄言履止演劇賽神節值上巳居停

主人道神往事祈雨靈應已七十二命住持僧潔治廟宇

齋坐清心默祝無語昧爽謁神叩頭至地十日而雨皆神

之賜不出五日膏澤大沛雷電以風盈溝盈澗合境百里

幸惠紀略

卷五

筆諫堂

均得甘澍毗連之區澤未廣布有胡家集不甚汪濊日昨
又降仍十日內綠野人耕叱犧聲起草木榮滋農民懽喜

茲誠吉日仰答神庥梨園一部長歌短謳率諸父老稽首

百拜凡茲兆民神靈是賴惟願明神雨暘時若永卜休徵

年豐人樂人樂年豐報賽盡禮繼承無替厥祀尚饗

藉舊圖橋之跨徒駭河者十餘座而鉅麗宏敞以申家橋爲最

邑乘所謂固安者是也創始於前明萬曆戊戌其重修之最後

者則爲國朝同治甲戌焉余以光緒丙申濬河至其地見

已數斷存者僅露上面石裏大雨水高橋數尺往來阻行人羈

謂河濬而橋不修非計也然功大費鉅不敢急切議舉行而邑

博士弟子員張君文碩者居橋北里許銳意任其事余嘉其志捐百金爲倡復函致各僚友佽助而在事諸君子亦分挾緣薄赴各約募化以書捐所得之數估計之已有贏無绌遂於丁酉春興工至夏五告竣規模一如舊統計費東錢七千餘緡非挪借卽墮欠方謙落成以招集捐欵詎桑家渡黃河漫溢全境被災事遂廢直至己亥歲收中稔始折束招之不應設筵席招之仍不應加以余之名帖諭單亦有應有不應夫修橋善事也輸財義舉也書之簿者未必有所賴分而任之亦非所甚難也慷慨於先而吝惜於後如眾債何不得已乃量距橋之遠近分以差等限以時日而歛乃稍稍積也歛積而仍不敷卽以挪借徒空惠紀略

卷五

三 筆諫堂

駱河錢抵之而工乃克竟憊難矣哉張君與諸君子不欲沒是工也故乞余爲記而勒石焉

邪教非能惑人人自爲邪教惑耳其爲邪教惑者何見理不明也其見理不明何未嘗讀書也然則欲杜絕邪說昌明正教自必以廣興學校爲第一要務矣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仇教釀成鉅禍除照東撫新章匪產變價撫恤教民外因勸不康之家出資設立義學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有不敷者捐廉助之先後已立郭家莊等十五處由是讀書者日益眾明理者日益多自不至爲邪說所惑或與風化不無裨益謹條規稟明上憲立案

云

一義學本金若干必須莊長中之家道寬裕者經手清立帳簿按月二分生息以爲延請塾師之資如有欠戶還不到者責成經手之人先行墮賠再爲稟明傳追

一莊長經手放錢準以三分或二分五釐起息所得餘息以備墮賠如無墮賠餘息入公自用均聽自便

一莊中或有舊存公項願入義學者稟明同登帳簿照章辦理惟餘息無論三分二分均須入公經手之人不得自用以示區別

一承使義學錢文之戶須以地作保無地者以有地之戶作承還保無地無承還保者概不放給以昭慎重

宰惠紀略

四 筆諫堂

一承使義學錢文至少亦須十千不得過爲零星至多亦不得過五十千以示限制而防虧累

一每年延請塾師何人何日入館學生幾人東修若干須於燈節前後頤爲稟明以備查考

一每年如得利五十千者以四十千延請塾師餘作雜費如莊中有公款及富戶津貼者則不必拘

一塾師須請端方之人如教讀不能得力次年卽行更換不得瞻徇情面以致誤人子弟

一義學爲貧不能讀書者設無論本莊外莊均准附入不得勒索束修分文如有餘之家或願借給房屋或捐脩三節

酒席或酌謝塾師不在此例

一莊中有願捐義學本金者無論宅地銀錢粟官賞給樂善好施匾額以示獎勵

一每年臘月須將義學帳簿同眾清算一次有無餘款將帳簿呈官標發張貼示眾以昭核質而防弊端

一此欵專爲義學而設莊中無論何等公事不得挪用如有水旱偏災之年無人讀書稟官將欵積存俟年稍轉卽行

補請無災不得藉口以致日久廢弛

一義學本繫善舉莊棍視爲利薮纏訟不休轉足爲累本縣深以爲恨此後但有爲義學控告者輕則批駁重則提懲

宰惠紀略

卷五

五 筆諫堂

以杜訟端然經手之人亦必須潔已奉公不使莊棍有所藉口如查有弊竇罪亦在所不宥切切言告示列入正課童而習之終身不忘庶不致再爲所愚推之鄉學五百餘處亦一律發給本縣於赴鄉之便入學親爲查考有能背誦上口兼通大義者獎給錢紙筆墨摺扇等物以示鼓勵

考志乘惠民縣向無書院其有三臺書院自咸豐二年始建之者前知縣事余菱鄉先生也先生旣捐鉅款購地基修堂舍復定善後事宜以本金若干發賞商生息以餘利若干爲山長東

修生童膏火並捐廉一千一百千一並發當得利爲科歲兩試卷資至今守其法不敢享其利無窮其他嘉惠士林諸善政邑紳士如李笠村張賈如高向廉諸君曩皆身受之而能遺其詳是諸生童今日之得以優游學校听夕肄業者皆菱鄉先生之賜也夫積德必報者理之常而善人無後者事之變先生當日以循良上達

天子聽後攝武定府篆善政尤不可殫述宜其子若孫必昌大蕃衍繼繼承承以罔替厥美詎意不五十載其嫡孫旣夭折乏嗣其

嫡室孫小舫者竟以微員需次山東窮困到老以終而孤兒寡婦流落郡城與乞人等嚙是果善人無後先生適際其變耶抑

宰惠紀略

卷五

六 筆諫堂

積德之報時尚有待耶不得而知也小舫名敦培其妻范氏以沒者之窀穸未卜生者之餉口無依遣抱具棄卒其幼子弱女涕泣旣求救於邑紳士亦以其祖菱鄉先生曾有惠於學校而學校中之受其患者必不忍坐視其飢寒以死而不以手授也雖然書院本金旣不可動移而餘利又僅敷一年之用遂與諸生童約每月由膏火項下酌提一成得錢十二千文以六千爲范氏母女衣食之需其餘送其子入三臺書院讀書以爲筆墨衣食費如此則所損無多而所全甚大他日此子果克成立是余氏之得以轉困爲亨家聲復振者又皆諸生童之惠諸生童之所以報菱鄉先生者甚厚先生有靈亦當冥感無既而益

信積德必報之理之終不爽已諸生童頗不河漢余言卽以閏八月課爲始焉

城西南十八里大杜家東張家西有溝焉爲沙河南數十村鴻水之處嗣以黃水淤梗不能引水入河每至成災乃相地之宣購地疏濬救出腴田數十頃稟明大憲立石爲文記之其詞曰溝曰惠民志實也曰西惠民溝別乎東惠民溝而言也先是有張家河溝者商河七十二窪之水由瞻聖橋入縣境之寇家北流三十餘里入沙河河以南數十村無水患至光緒十四八年黃河屢溢節節淤塹水不下行夏秋大雨田盡爲澤成災幾無虛歲余留心查訪一阻於馬家店西之大張家一阻於淄

宰惠紀略

卷五

筆諫堂

角鎮西之陳家灣督夫挑濬而張家集南之水患息然不能入河集北十數村患之二十四年夏謀由集西北十二里之申家廟挑溝順入未及興工黃河由濟陽縣桑家渡決口全境幾被災議遂廢由是查災放賑舟行必出入沙河惟張家河溝甚便利其南梗阻者數里而已申家廟則潺漫細流不能容舠道又迂悟前此失謀俟合龍民力稍復決意由此挑順引水由舊道入河二十五年春勘定魁日興工所佔民田除道路外計畝以京錢十五千買之工具無一阻擋者而大杜家王玉甫家意存偏私淹不領價復借改申家廟水道挖詞赴各衙門上控纏訟半年未得直余以事赴會堤大雨間該兩村擅將所挑之要處

堵塞急歸決開不已傷傳爲首者責之私見終未化然積潦不存得及早種麥收數倍常歲訟者意稍轉今春復竟前工使與韓家灣呂家灣皆銜接一氣水暢流入河歲無報災者訟者意盡釋乃請領地價云嗟嗟小民無知大抵難於圖始而樂於觀成固無足異者是役也先後買地三十七畝六分零賣錢五百七十四緡零地均緩錢酒並繪圖貼說稟明各上寫立案獨是黃水爲災無數年無之倘再有淤塞難保不仍有意存偏私如彼兩村首不可不預爲防也故命以今名鑿石記之俾知是溝挑修之難關繫之重庶不時疏通永得與東惠民溝分流並美焉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宰惠紀略

卷五

筆諫堂

余承乏斯邑將及五載凡廟之載在祀典者無不以次興修煥然改觀惟西門大街有紅樓者祀觀音菩薩牆傾勢欹一片瓦礫左右居民窮困不堪每至其地望之覺有敗氣意欲興修而以不在祀典爲嫌今春有老人李某者年逾古稀偕首事高某等來見據稱此樓之修距今已六十餘年先是西門數街如鍾駱武耿諸姓富而不貴有堪輿者謂撤去樓上照壁改樓前水道便利科甲一時爲其所惑從之詎知自茲以往漸就衰壞不惟不貴且有窮無立錐者矣每欲復舊以工大費鉅不敢輕議今以鄙人垂念及此故敢以重修請云云竊思此廟雖不載祀典而菩薩以渡世爲心非若尋常活祠可比况有闢於數街之

盛衰乎卽許捐五十金爲倡尅日興工規復舊制倘果如老人言從此神明默佑凡托庇宇丁者必日見起色不六十年次第駕慈舫將災黎渡出由是而貧者富富者益富子弟多頗禮義曰生轉移風化在此一舉豈第富貴而已哉是又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至樓之創始碑碣失考矣

天下禮典之重有重於春秋二祭者乎無有也故鄉黨禮器圖

考爲竹者爲木者爲陶者爲金者祭有定器器有定品品有定數頒自都會行之下縣罔有異同其供奔走諸司皆責博士弟子員爲之不衣冠不得將事也偶有失誤褫衿頂永不開復典

何重義何嚴哉誰敢不奉承維謹者惠民爲附郭首邑與武定

宰惠紀略

卷五

九 筆諫堂

筆諫堂

同 一 文廟整齊嚴肅潤大宏敞爲十屬冠惟祀典不能如禮祭器祭品寥寥數件奉執事者禮書樂舞生數人而已何簡陋至此哉適邑紳張會一司馬予告歸持丁文誠公所訂祭器圖一冊學博陳君半慶欲仿而行之紳於欵謀之余先是三典及各銀行應領車腳錢二百二十千文向可不發余諸事核實不欲循陋規然分給則所得無多合捐則所成甚大告諸商作爲捐欵文廟生息不敷以是補之計添木器竹器三百八十有三陶器二百八十有八金器四十有九均照圖製造祭品亦如之由是而 開帝而 文昌而 奎星下至忠義節孝各祠無不一一如式其執爵捧帛讀祝奏樂諸要事由學官前五

目選定某生司某事預至明倫堂演習以防備越祭畢食以祭品以酬勞焉今歲秋丁規模已具踵而增之當必盡善盡美行見秩秩然彬彬然與舊政者借以將恭敬而交神明不失禮意之所存而博士弟子員以有事爲榮亦將嫻習禮儀一切里黨因陋就簡之習可不相沿久之家詩書而戶禮樂風俗且有蒸蒸日上者僅祭器云乎哉雖然人存者政舉是在府縣兩學博隨時檢點認真經理方可久而不敝不然亦具文而已何禮典之足云

余疏濬徒駭河之明年戊戌張文碩趙丹桂等先後以重修申家橋白家橋請余以兩工不並舉先申家橋白家橋從緩焉詎

宰惠紀略

卷五

十 筆諫堂

工竣黃流爲災捐欵愆期直至己亥秋始勉強湊齊今春趙丹桂協王敬修來復以白家橋工請余難之然察趙情詞若有迫不及待者不忍重違其意亦援申家橋例許捐百金爲倡孟夏趙復協盧本漢來謂布置已有緒將動工需緊甚急余先以所捐之半予之爾時竊趙頭顱半邊微腫間之知養生癆初不以爲意乃竟潰而成瘻至五月五日卽以是頃命其前之迫不及待也其預有所知也耶不可得而明也聞捐館前一夕招本漢至榻前以橋工囑之而不及他可謂急公好義不惜其身者矣嗟嗟余承乏將及五載凡黃河工趙無役不從從茲東南半壁助我何人哉聞之鬱鬱幾不能視事幸本漢受其囑不負其

任刻工已過半通車馬往來余急以未付之半予之促竣工私冥冥中負我馨山丹桂也異日諸務皆本漢之責矣至王敬修爲義塾師焉肯以瑣事相煩哉是役也費不及申家橋之鉅而集款之難過之一時相助爲理者如勸捐監工司出入諸執事均不無微勞例得附書焉書此付本漢工竣勒石可矣時庚子十月

怪力亂神聖人不語義和拳兼而有之光緒二十六年春撫帥袁出示各州縣禁義和拳會時縣境未有學者夏四月東關有南津宋姓童子二教人以降神之咒童子皆用爲戲余聞之驅逐出境越二日自相傳習已五大人父兄罔不呵止私習究不至惠紀略

卷五

士 筆諫堂

能禁也然尙知畏官至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有義民之獎公然以庶人而操生殺之權雖撫憲具有卓識始終嚴禁而百姓祇知有天子不知有疆吏州縣奉承處處棘手迨至六月半勢如燎原幾至不可撲滅而鹽山縣王劉二匪首自慶雲縣糾聚匪徒千餘人逕入郡城謀焚煙臺適時城內寸兵俱無同城文武皆瞪目相視膽爲之寒承辦北路邊防委員曾太尊啟墳以請兵去本府曹太尊榕坐鎮而已余身任地方責無旁貸乃含垢忍辱從容見以客禮爭以口舌大旨實以義民宜北不宜南等語該匪既窮於詞復於暗中散其脅從翦其羽翼濟陽惠民二百餘人遣之歸又執盜犯匿其中之張黑小斬之若輩反戾乎有不克自保之勢遂人

秘探已潛蹤去矣外匪既竄內匪自易下手適值有六月二十日保護教民諭旨郡城又有張刺史星源督帶步隊二百人往禁防剿余得分身遂於七月初帶自募勇隊周歷四鄉親爲開導擇匪徒中尤爲恣肆之梅鴻文於清河鎮斬首梟示一時遠近無不震懾均請解散歸入民團而傳聞演惠亥界之成官莊一帶首事成言訓爲首聚眾七八百人揭竿起事城中諸友皆首致萬母輕往督辦河工何太尊亦以爲言余以該首事不學無術勇於任事昧於見理必爲義民二字所誤決不至甘心從逆進入其地喚至前曉諭之並動以利害該首事惶恐無堪如夢初醒一晝夜間傳習拳各村立爲解散焰遂以熄時有至惠紀略

卷五

士

訛傳余爲拳匪所困者張刺史派裴帮帶督隊至麻店候調而余已無事歸矣嗣北來馬匪四五人復傳偽帖相與勾煽謀於八月初十日同聚於城南三十里之張家集余預有所聞先期往剿獲勾匪之張宗信監禁境內一律肅清焉是以武屬十州縣皆遭兵劫獨惠民無之教堂均被焚燒惡民不惟華式無恙卽洋式亦均保全方在私心慶幸間詎意能防之於境中不能禁之於境外閏八月初一日濟陽玉皇廟聚衆戕官之案匪首孫玉龍既是本境人民脅從亦不一而足撫憲札飭急如星火烈如雷霆以余平日官聲尙好從輕記大過三次勒限半月如不獲犯將登白簡余懸賞賄線盡力搜捕雖所費不貲而於旬

日內將著名各匪盡數報獲大抵各莊長之力居多 日昨已奉批將過銷去統計先後正法八人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類是也雖慈父

母尚無如何况官長哉亦祇得歸之劫數而已現又斬獲十餘

人訊明確有應得罪名惟案已擬結且多不及歲意欲網開一

面得少殺一人則少殺一人然不加懲創恐不知悛悔再貽後

患爰援金作贖刑之例同與拳場毗連各村之家道小康者責

令出資作為義學木金以二分生息延請塾師小以成小大以

成大真有不敷捐廉助之刻已添設十六處合之舊有義學十

八處已三十四處並擬章程十四條發交各莊長遵照最要以

撫憲頒發嚴禁拳匪四言告示列入訓蒙正課鄉學五百餘處

至惠紀略

卷五

圭 筆諫堂

亦如之由是誦習既久人人知拳教爲害必不使子弟誤入或亦轉移風化之一助歟

或問義和拳謂匪乎余曰三尺童子天性未漓何得謂匪或問義和拳非匪乎余曰自古捨劫持刀殺人何得謂非匪或曰然則義和拳其在匪與不匪之間乎余曰不然匪自匪不匪何得謂在匪與不匪之間或人不解請詳其說余曰難言哉是非親民者不知有親民之虛位而無親民之實心能知亦不能言也子旣願聞請申明之夫右義和拳者非曰保護身家即曰效力朝廷皆非探本之篤論也蓋其初旨猶燈社然一村有村皆欲效尤在諸兄弟不過一時嬉戲爭奇鬪捷力欲

見好社首呼之東則東呼之西則西渾渾噩噩一無所知然而

社首賢則借以報賽可已卽已不賢則借以漁利可已而不已

義和拳香頭裏壇之類卽社首也其賢不賢之所分卽義和拳

也由是生殺之權自操之禍福之權自主之何所圖而不可哉

其隱惡如此而借仇教以行之不惟賣拳之小兒不知卽習拳

之成童亦不知也伊但告以輔清滅洋而已告以勉爲義民而

已烏知其陷入匪徒或改社首之賢者一經開導卽行解散而

不賢者雖三令五申若罔聞知誠以此不肖之徒北方無事尙

至惠紀略

卷五

圭 筆諫堂

可散處以藏身京津一失祇有此義和拳一途可以避匿其奸拳場一徹近則無所餉口遠者且恐殺身故始終盤踞挾制多入盤踞者匪也挾制者不盡匪也總之人而匪義和拳固匪卽不義和拳亦匪義和拳殺人固匪卽不殺人亦匪何也主殺人者也首惡所必誅也人而不匪不義和拳非匪卽義和拳亦非匪義和拳不殺人非匪卽偶殺人亦非匪何也有使之殺人者也苟從所宜散也吾故曰以義和拳謂匪不得以義和拳謂非匪不得以義和拳謂在匪與不匪之間亦不得惟離義和拳而論其平日是爲得之或人聞之惶然曰讀五月庚戌上諭有無論會不會但論匪不匪之譖已救出無數無罪良民今子

更進一解無論今日匪不匪但論平日匪不匪則更救出似有罪而實無罪愚民不少矣仁人之言敢不敬佩請備書之以爲世告

今年五六月間義和拳到處皆是必以爲匪而捕之則不勝其

捕且亦無罪可加至聚眾擅殺皆匪類爲之不過倘義和拳爲

名耳故爲所煽惑之小民黠者見其不良及早散去石人王家
財請歸民剛

住慶應掛

號見大師兄食

事其實敢於戕官者非義和拳也匪類也卽以惠民先後正法

者而論孫玉龍梅鴻文營混也王惟仔王雨仔趙長俞仔人販

也鹽梟也王之才殺其幼女以禍人者也張黑小馬賊也皆威

宰惠紀略

卷五

圭 筆諫堂

宰惠紀略

卷五

圭 筆諫堂

六

圭 筆諫堂

前之義和拳祇知有義民之獎無論滋事與否皆可不究蓋我軍旣與洋人開仗殺洋教主以翦洋人之羽翼其冒之者愈多益以見天子威靈尙行於海內耳至七月初十以後保護

教民諭旨遠近俱已奉到出示曉諭再不率行罪在不宥矣然試問縣境一千二三百村奚啻十數萬民而玉皇廟僅三十餘

人除匪首又皆被逼虛應故事之人益信五六月間之義和拳

多繫良民也是以經撫竝送次飭拳俱以實情上達而地方亦

卒得安然無事海豐一經兵勦人心惶恐逃入郡城避難者幾

滿事同而安危不同豈別有良術哉亦惟處以鎮靜不以義和

拳故誤我良民而已此余所以離義和拳而但論其平日也于

宰惠紀略

卷五

圭 筆諫堂

六

圭 筆諫堂

或曰子離義和拳而但論平日誠得之矣然論者人也非義和

拳也若離人而論義和拳是耶非耶當學耶不當學耶余曰怪

力亂神聖人不語四者兼而有之語且不可其不當學又何待

言或曰五六月間不惟村農學之間有讀書人子弟父兄亦不

深禁卽不學亦絕不以爲非而心向之者何也余曰中國受外

國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壓人人銜恨無以制之一旦傳聞義和

拳燒洋樓燬電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稱快如父母受

死爲人子者能不感之旁觀亦必樂爲稱道之豈尙以其非賴
強鄰之辱人子無能爲役而忽來山狗野獸將辱我父母者啖
而深究之乎其心向之也亦猶是耳憶當義和拳勝時有問余

平極加之罪果留

皇上於何地平情而論七月初十日以

者曰義和拳能久乎余曰兵無主則亂無餉則亂二者俱無何

以能久且如能久偏地皆鬼是陰世非陽世也或問

朝廷

何以用之余曰天地之大何奇不有焉知非外國恣肆神人去
憤特生此類使之互相殺害

朝廷用人使詐便僥幸拘一

格或亦以毒攻毒之一道歟是余亦不能不心向義和拳也然

實非向義和拳意有在也而萬不料義和拳之惡劣至於此極

爲皇上惹出如此大禍也惹出如此大禍則義和拳罪該

萬誅而向義和拳者亦當反而自愧矣故余設立義學以哀撫
憲四言告示列入訓蒙正課以能見事未然始終嚴禁確乎不
拔固不待洋兵不入東境而已爲百姓造福不淺矣則義和拳

罪惠紀略

卷五

七 筆諫堂

罪惠紀略

卷五

六 筆諫堂

六

筆諫堂

終

勦撫兩策

皇上之用之也不得已也誰爲爲之致有此失也既已失矣而不將錯就錯急圖勤王同心協力背城一戰乃於生死呼

吸之間以爲邪術能偶勝不能常勝作局外間談是猶父
母病上實下虛誤服洩濁之劑致傷元氣益形虛弱爲人

子者當急求良醫設法補救卽明知不可斷無不爲下药

之理彼識時務者所見固屬遠到而胸橫一和字袖手以

俟其敗致

兩宮蒙塵終照所議一似確有把握乃必

加用義和拳之王大臣以罪而後開議又必加以重罪而
後開議重罪既加議仍不成將母罪及

兩宮乎爲臣

罪惠紀略

卷五

六 筆諫堂

終

子者何以見天下後世乎聞前撫毓被謫錫良諫曰此人

有忠憤氣

太后曰吾亦知其有忠憤氣祇此一人將

焉用之言至此不覺淚下果爾則識時務者之有忠憤氣

與否早在

太后洞鑒中特大權分持無如之何耳嗟

嗟京津旣爲各國分踞東三省又被俄國侵占直省全境

靡爛不堪山左以袁撫帥保護教民有功尙可偷安且夕

世局如此和議卽成何以爲國哉讀純齋柳大令義和拳

諸作仁人之心見於言外不禁發狂而抒管見於後識者

得毋有訕上之譏乎海濱過士書後

終

自古邪教不能成事誰不知之設平日內外大臣修明政

教國富兵強使無敵國外患之憂何至義和拳亂及輒殺

